

記

祭文

壽序

題跋

賦

策問

法帖題跋

惜抱軒集

三



惜抱軒文後集一

說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
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
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
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親觀於其
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
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
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

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尙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頰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旣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巡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

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旣載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注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尙書同於何氏

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太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界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序

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最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始有統宗而啓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婺源爲朱子故里而胡玉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啓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啓蒙之旨及其子雙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啓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爲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爲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爲食者也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

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取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慎毋舍此而他驚也遂爲序之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真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啓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

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云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爲明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真有識矣竊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

書見示。愚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禮終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詭於義而咎於中者。不可勝道也。而喪禮爲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終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先王之世既遠。民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呼。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詳言喪禮爲不宜。夫人子質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儒者致知之事。古聖賢皆爲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况又有遭事有疑。而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

具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於今者十不及一焉
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
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誠史
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論斷其得失凡
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
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乃當耄耄之年孜孜於撰述
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鼐少嘗
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鼐而卒就此書
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以書來令爲之
序鼐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媿非徒蒲

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
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
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好學
古能遊覽者各攷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
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
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
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迺索其書
讀之其攷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

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爲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爲之不能善也昔司

馬子長以父子繼爲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卽仕爲縣長令而首爲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之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上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最晚古事闕軼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爲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實此史氏一家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

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寧，後屢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士殷殷，出於至誠，真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滇繫示余，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為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為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

近年者改廬州於懷安慶蓋說長江形勢而論必以吳越為

中核

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特

命守廬州，敷政三年，吏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章，勤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覺其舛失漏略，且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采，補綴修削，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鉅郡之規撫益彰，而文獻之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興之徒，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間作孔雀東南之詩，遂為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為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聖朝統治百餘年，吏謹而民樂，俗朴而道文。夫文學

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馴風氣登長才傑於為政之事似賒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勤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已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為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揭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為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其為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

起俗而弱

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為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夫水苟不能使之為利則必使之為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竊既讀終其編因書為序

方氏文忠房支譜序

方氏與姚氏自元來居桐城略相先後其相交好為婚

構二二百年方氏明時多達人君子自文忠以上名著海內人知之矣逮入國朝英賢繼踵及鼐生晚不得與相值也獨與平羅令君褚堂先生相接對在里則常同文酒之會適遠則共舟輿同旅舍見其翰墨文章風采談笑至今不能忘也先生沒後其仲子汝葵與鼐爲僚壻不幸早喪繼又知其季子今休寧學博治青及治青之子象三爲羣紀之交又三世矣治青錄其先世生卒事蹟而尤詳載文忠以下謂之支譜持以示鼐而命之序以累世之知交見人才之輩出觀覽是譜固欽且欣之又念昔明英宗時先大參公與廷獻公交善爲名其堂曰翁樂贈以詩文及平羅公詩集成鐫之先伯父薑塢先生實冠以序今鼐又及治青書成獲執筆以嗣先人之末也是不可以不文辭矣是爲序

句容裴氏族譜序

雖是剛應具
有節目

河東聞喜裴氏與秦同祖至唐而極盛歐陽公作宰相世系表以裴氏爲第一其分五房曰西眷裴流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而唐之前聞喜之裴有從晉元帝渡江者其後有松之駟至梁裴子野皆以史學著名累世重於江南矣及隋後江南之裴蔑聞惟五房之裴最盛當宋高宗建炎時有從河東南遷者不知於五房

中爲何房也。其名曰武德。上書高宗不見納。乃卜居句容之青于村。歷十四世曰景山。當明成宏之年。遷塘頭村。世謂之老裴村。又歷七世。則當國朝康熙時矣。景山之孫。分爲前中後三支。而中支人最繁衍。有思遠。思達。思遴。思週。五人。皆武德廿一孫。而景山七世孫也。以循謹忠厚稱。而思達。思遴。思週。自老裴村遷綠野村。始造爲宗譜。今思週之元孫玠字

五世孫鈐字

錡字

念譜之未修。又閱百年矣。人愈繁。才俊奮起。

乃更補輯新譜。請序於余。余謂晉宋之南渡。同也。武德公之從宋高。猶松之祖之從晉元也。今裴氏之居綠野者。敦行好禮。多驚於文學。已有舉孝廉者矣。而才傑鵲起。其將有繼松駟子野之盛。表於史傳者乎。而等蒐輯放失。考論譜牒。甚勤忘勞。亦孝友之事也。爰樂爲之書云。

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

昔明高皇帝定天下。使燕遼寧三藩擁兵居北邊。捍禦外侮。以強中國之勢。豈非爲子孫謀慮遠哉。然而篡弑之禍。由此起。事變無常。非人智所可料也。當其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績溪程長史貞白先生通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

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心者。卒又言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此乃足括後事之變，真可謂通人名論矣。然則當燕師之起，其所上封事必有可觀。惜其文逸不傳也。長史以矢忠建言，遭成祖之戮，文字禁絕。至嘉靖時，其從孫長等搜集，僅得十一。凡詩文二百餘篇，而備燕封事，雖有目而無文。又載封建策，乃有二篇。昔董生對策，因漢武重問，故有三篇。明高皇試士，豈亦有重問之事乎？抑次篇他人所對，而長等誤收之乎？明初事遠，而遭禍之家，紀述無從。事難審定，固其理也。夫靖難之禍，千古傷心。後人讀史，至方正學諸賢之傳，唏噓流涕。

長史之義，與正學諸賢同。其著撰逸而僅存者，安得不爲世重。况其文章又自有踰人者乎？嘉靖雕本，今已刊。敝，今其族孫等又重雕之。余讀而論之，以爲之序。

朱二亭詩集序

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閒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亾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於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胷臆所蓄，行履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僞。

飾故讀其詩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習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媿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呼！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爲轉運使，俯仰冠蓋商賈之間，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輒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爲論訂於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

亭集，則當反是。今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今收之未備，故姑爲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爲一代布衣詩人之絕出矣。

吳禮部詩集序

昭文吳竹橋禮部，以英異之才，沈酣古籍，發爲詩歌，不爲亢厲矯激之詞，而自然超軼有遠俗之逸韻。誠一時詩人之傑也。君與鼐始未相知，乾隆之末，鼐至江寧，適君以事嘗再至江寧，遂相見，論文意甚快。嘉慶三年，鼐

東遊泛舟洞庭觀錢唐西湖君期鷲且遊虞山至其家
一晤也而鷲自杭入蘇州遽思返不及往君聞之悵然
不樂逾五年而君沒余乃亦自恨昔歸之速不一至君
家而遂不見君也君兄弟並起昭文君弟旣爲封疆重
臣著功業於當世而君謝歸山澤抗志追古爲文章邀
遊吳越賞會翰墨極風流文采之盛士方歸之而君年
甫六十而沒君詩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君自序以
爲論古人之詩宜嚴論今人之詩宜寬吾詩所存多者
姑以今人論也然吾終當以古人之得失自衡天假吾
年將自芟削定爲一集然則今誦君詩所共歎爲雋詞

麗句不可及者或乃君所不欲存而惜乎君不自爲訂
而遽喪也今君子以集抄本見示鷲老憊昏瞶但見其
雋麗動心眩目未敢爲刪訂然則寬存之以待後世論
詩者之別擇可也乃書此爲之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
桐城姚鼐序

夏南芷編年詩序

昔夏醴谷先生當雍正乾隆之交以文學奮起高郵舉
詞科入館閣卒以文章教訓後學其所爲半舫齋詩追
步白蘇爲世傳誦久矣而其長子南芷令君以文嗣其
家學所爲詩蓋具有半舫之法度意韻南芷自少至老

中歷仕宦，晚依子舍，爲詩不輟，其性情趨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南芷鄉舉在乾隆庚午，與鼐爲同年生。至乾隆四十年，自滋陽引歸奉養，亦與鼐之歸休同時也。然鼐與君僅在京師一再見，其後隔不相遇。君歸四年遽喪，有子味堂，繼以文名，收錄君詩千餘首。請長洲王惕甫選存十四卷七百餘首。君孫齊林工楷書，書以付工，爲鐫本甚善。嗟呼，事有相待而彰，世有力學，工文之君子，不幸沒，無賢子爲繼，或雖有繼而哀錄先集之功或鮮，其遺文卒廢墜，而君之家世所遭何其盛也。君存有詩見懷，未及致，今君子持詩集來視余，乃

得讀，悵然思故友之不作，日月逾往，計與君同舉幾六十年矣。又世如君有嗣先啓後之美者，復有幾家。余老且憊，乃僅獲見之，歎息以爲幸。因泚筆述爲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序

石鼓硯齋文鈔序

歙曹宮保文敏公以德器才識見知於

高宗純

皇帝，授位正卿，秉持國計，暮畫得失，爲四海生民之所仰賴，非徒文士而已。公之歸也，某嘗至歙，於其雄村宅中見之，其言次頗舉川陝黃河兩事爲國家慮。今十年之外，其言皆驗矣。信乎其先識之過人也。公五十歸養，

情抱軒文集一
三
太夫人猶在堂而公不幸先歿不獲爲朝之壽俊以卒
盡其所能爲則今惟其文章遺編具存學者讀之以想
見公之生平而已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
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爲貴夫詩書所載之文
大抵朝廟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蕪優柔
而有餘書曰辭尙體要公可謂得朝廷之體者與某謏
陋無狀而公獨愛其文以爲善公歿後公子詹事抄集
其文十二卷以公遺意寄竄俾爲之序因具論其義如
此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寧西北鄉與
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
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國朝自匿以
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逸如輕霞薄雲
依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
吾郡名工詩者錢田間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
較之正相埒然田間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
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
凡諸家選明詩者哀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
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卽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

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識梅湖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冊置笥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知有梅湖者。則銳齋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三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序。

方恪敏公詩後集序

吾鄉方官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

聖治，膏澤

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嗣增家學，作爲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而兼詩人之盛者也。

公自少卽以詩名，北窮徼塞，南涉江湖，其詞多沈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而工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有所宜，豈必盡出於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已刻行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至乾隆以後，官位轉登，淳意鴻文，上答天藻，政事之暇，亦間自操吟咏而已。刻者蠶詞一小集而已。自丙辰以至戊子之作，別爲薇香燕香兩集，凡五卷，藏於家。今公子南耦尚書，將赴閩越督軍，過江寧，出以示鼐。鼐竊論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晚遭恩遇，叙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詩前後

分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直達曾懷自能兼包古詩
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他山侍直頻年不出 禁闈公

則督領畿輔遠使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籌過師以助

聖武忠悃感奮之志憂愍篤至之忱舉見詞間存

諸後集非第如他山紀 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

當以匹唐燕公曲江之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也

肅家與方氏世有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相知尤

密於肅為丈人行而肅昔里居公居江寧肅仕京師時

公又在保定竟不獲瞻階砌今南耦尚書將以後集付

工雕板俾述為序肅不辭固陋而輒為之蓋以據平生

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內論詩者之意也嘉慶己巳九月

同里後學姚鼐謹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

趙州師令君範為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

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

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

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

而已今 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為利

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

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

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

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

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

以湖北鹽政有失。鑄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

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

當。和珅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

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

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網絕猶在。大臣雖有所

和珅令君坐軍機
直房外稽察
實時天寒大風
坐處坐障蔽遂
以寒疾卒

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

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

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為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

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

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

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

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為序。以發余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

文者無異說也。竊為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計

南園詩不足
觀而老法
蒼秀為高偉
實不友

顛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寧，顛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寧，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顛在江寧，去始至江寧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

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十首，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定，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憬然增悟者矣。然則其復鐫刻附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

之理，顛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將以待後有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顛序。

程綿莊文集序

顛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况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

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已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

能深思孰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

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蔣澄川詩集序

余同年友陽湖蔣君熊昌，字澄川，以才儁仕爲戶部郎直軍機處，出守潁州府。凡八年，有政績，以事被議，歸里不出。又二十餘年卒。余初於京師送君出守，及君居潁之季年，余歸安徽，主敬敷書院，乃與君再遇，得數聚矣。而君未嘗以詩見示。第聞在潁州開東坡西湖瀦以利民，因招文士飲，讌賦詩，其間潁人以其爲美談，誦歎而已。及君於乾隆庚戌再至安慶，余已去安慶，君以二詩見

懷寄至江寧，余始見君詩，歎美其意，以至於今。君少子純儆，以君集來請序，則君亡已九年而去。余與君別時二十年矣。君爲人和雅溫厚，其詩卽似其人，而自潁州歸後，出辭沖淡悠遊，無不平之氣，此尤爲可貴。所以爲懿士長者之風也。純儆言君生平詩可萬首，今抄得未及半，然已二三千矣。余八十之年，昏耄畏讀文字，以詩文示稍多者，卽不能盡讀，涉獵而已。故姑書此以序君詩，若詩之美，尙有逾吾所論外者，則以待世之君子能得君詩而盡讀者。

陶山四書義序

論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體。昔東漢人始作碑誌之文。唐人始爲贈送之序。其爲體皆卑俗也。而韓退之爲之。遂卓然爲古文之盛。古之爲詩者。長短以盡意。非有定也。而唐人爲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體使昔未有而創於今世。豈非甚可嗤笑者哉。而杜子美爲之。乃通乎風雅爲詩人冠者。其才高也。明時定以經義取士。而爲八股之體。今世學古之士。謂其體卑而不足爲吾。則以謂此其才卑而見之謬也。使爲經義者。能如唐應德歸熙甫之才。則其文卽古文。足以必傳於後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輕視經義之文。嘗欲率天下

爲之。夫爲之者多。而後真能以經義爲古文之才。出其間而名後世。使人率視爲科舉體。而無復爲古文之志。則雖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故貴有其才。又貴必有其識也。長沙唐陶山先生固嘗以文取科第矣。而其志乃欲以經義爲著書之事。不以科第論也。作四書義一編。寄以視余。余乃知君之才與識皆高出當世。而將上比於唐歸之流者也。余之鄙陋。持守孤論。雖欲率天下而不能。得君之倡爲高文。將世必有應者。一代文章之興。安知不出於是。余耄老矣。而重望於君。故欣然爲書其編首云。

高淳港口李氏族譜序

高淳之水自禹時引江東南流過溧陽入太湖禹貢所謂東爲中江者也後世壅其流爲東壩而高淳自受山谿其流乃西北入江洩之不速潴爲數湖其民居多近湖陂取稻田魚鳧之利而風俗樸厚遠於市井故雖爲江寧府屬縣而其俗異於金陵之浮夸也縣治東南有固城湖湖水西流乃過港口李氏本出於隴西其後自北南來屢遷移明時有清三公者自芝山遷居港口爲港口李氏云今數百年矣其子孫最爲繁衆而家法尤善有勸學堂以養毓其才俊故士多奮於學而耕者亦

務於本而鮮爲犯義之士當明時港口李氏故有舊譜及國朝康熙中復修之今又將百年支派益蕃其宗長及其族中等同建議再修之凡朞年

成書爲若干卷持來請序於余余以爲隴西李氏皆本於將軍廣太史公爲李將軍傳論之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謂賢者爲世所欣慕雖衛霍之勲不足比也今港口李氏方急於學問之事其必有賢哲起焉而爲天下所欣慕者余是以序之而願以是義益勗其族人葆其舊俗之美而益其新學之富其可也

疑年錄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
壽數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詹事
後秀水吳君思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爲續
錄四卷夫人之生死其大者或係乎天下之治亂盛衰
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章字畫之工以年之長
少爲藝之進退亦考論好事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爲
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板以行維余固亦
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從之情未
厭而睽離之後繼以凋亾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猥以
昏耄僅存孑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悽愴其亦何能已

也嘉慶十八年姚鼐年八十三元旦雪中爲疑年錄序

新修宿遷縣志序

郡縣有志本史體也夫史之爲道莫貴乎信君子於疑
事不敢質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世史氏所
宗惟春秋爲正夫宿遷之地在古臨乎泗上當楚頃襄
王時楚人以弋說王有曰泗上十二諸侯而其舉有名
者鄒費邾邳四國而已其八無聞焉今所可知者宿遷
境介邾邳之間其獨爲國乎抑包於二國內乎不可知
也唐人乃以宿遷爲宿國之地於古無徵爲志者苟執
以爲說是首爲不信也縣志自康熙年後久廢不修今

縣之士君子合謀爲之。而某君等主其事。成書示余。縣居南北之交。負山臨大河。於天下形勢爲要地。而豪傑才儻自古有聞。今士輩出。其風土質厚。士多慷慨振立之氣。惟志紀之甚備。而余尤喜其首不取故宿國之論。以爲史家傳信之誼。宜如是。然則是書所取之事。必存乎信實而已。其爲道不亦善乎。嘉慶十八年正月桐城姚鼐序。

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爾。吾鄉汪稼門尚書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爲二事。上承天子之命。有撫安衆庶之績。下立身行己。有清慎之修。其所孜孜而爲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詩與文無鞏悅組繡之華。而有經理性情之實。士守其言。則爲端士。厯官者。遇事取其所記。一。一。行之。如繩墨之可守。此豈可以文士論哉。漢時按書。有六藝諸子詞賦之略。本無集名。魏晉以後。集乃甚著。而繁蕪益多。若尚書之

集。其文則諸子略之儒家言也。其詩則通乎古三百之
誼者。此當爲劉向班固之徒之所取已。今春二月尚書
將入覲。與鼂遇於江之南。以其文七卷詩十卷視余。余
歸卒讀。而竊歎以爲古今所貴乎有文章者。在乎當理
切事。而不在乎華辭。尚書得之矣。乃以題諸其首。嘉慶
二十年三月望。同里姚鼂序。

惜抱軒文後集二

跋尾 題辭

跋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
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疾苦。此鹽鐵論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
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太常三
輔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外。有丞相史御
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長史二人。蓋卽此丞相史矣。若
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

其屬有二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既奏，天子乃與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之辭，不得過多。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漢書載其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既拜，皆取列大夫。按漢士始登朝，大抵爲郎而已。

如嚴助、朱買臣對策進說爲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爲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卽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議鹽鐵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寬臆造也。其載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餘年，漢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六十年。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則獲祿必無六十餘年。宏羊以武帝後元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時才七年，而文學謂其自搜粟都尉至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此何說也？寬之書文義膚闊，無西漢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頗不實，殆苟於

成書者與

跋列子

莊子列子皆非盡本書有後人所附益然附益莊子者周秦人所為若今世列子書蓋有漢魏後人所加其文句固有異於古者且三代駕車以駟馬自天子至卿大夫一也六馬為天子大駕蓋出於秦漢君之侈周易有是哉白虎通附會為說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此謬言也列子周穆王篇王駕八駿分於二車皆兩服兩驂此子文之真也至湯問篇言泰豆教造父御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此非周人語也且

既二十四蹄矣轡在手者安止六乎偽為古文尚書者取說苑腐索御奔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馬皆由班氏誤之耳古書惟荀子有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語此言在廐秣馬有六聞音捨秣仰聽與駕車時不相自晉南渡古書多亡缺或輒以意附益列子出於張湛安知非湛有矯入者乎吾謂劉向所校列子八篇非盡如今之八篇也

跋許氏說文

許氏是書誠於小學之義為精且博矣吾以謂此非一人一時所成之書也漢經師各承一家之學其經文亦異故說文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若

於易既引以往吝矣、又引以往遯、既引重門擊橈矣、又引重門擊柝、於書既引宅堦夷矣、引暘谷矣、又引嶠、鐵場谷、既引鳥獸、廢毛矣、又引鳥獸、華髦、既引旁述、孱功矣、又引方鳩、偃功、既引濬、々々矣、又引睿、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皂櫨矣、又引若顛木之有皂、柝、古文言由柝、既引西伯、戡黎矣、又引西伯、戡、鬻、於詩既引江之永矣、矣、又引江之羨矣、既引是褻、袞也矣、又引是繼、袞也、既引衣錦、黻衣矣、又引衣錦、褻衣、既引赤鳥、擊擊矣、又引赤鳥、几几、既引不敢不趨矣、又引不敢不踣、既引四牡駢駢矣、又引四牡、駢、駢、於論語既引色、孛如也矣、又引

色艷如也、內惟由柝、明言古文、而其餘率不著爲何家之經、蓋始注是者、自承專門之學、以所見爲定、及異人注之、又以所學者爲定、是以不可爭也、若以一人能兼通數家之傳經、則必能注明某氏之傳、必不第云易曰書曰矣、然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也、

說文所引董仲舒、淮南王、司馬相如、揚雄、劉歆、杜林、譚長、徐巡、甯嚴、尹彤、周書、王育、官溥、衛宏、遠安、賈侍中、凡十餘家之說、又有不出前人名而說出前人、如耐字注、是杜林說、以應劭漢書注而知之、吾以謂是書之精當、

大抵本於杜林賈逵叔重尤親受之逵故舉其官而不名也竊疑分部之法自逵啓之逵附會讖文與左氏春秋而隋志言讖緯賈逵之徒獨非之近聞百詩謂隋志不考逵傳誤讀張衡傳逵摘讖互異事逵實未嘗非讖吾謂不然隋志之言誠有所據非因張衡傳也逵之附讖假術數以助孤學亦其不修小節之類耳豈誠尙之哉其傳教後學固有正論讖書附會俚言俗字以為說通人盡識其鄙陋逵豈不能辨耶以時主方崇之不敢頌言考文正書崇古明教即非讖之道也許氏序是書末言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隱以定

哀微辭之義斥讖緯之非蓋賈氏之傳如此然則隋志

之言詎為過哉說文引左傳則第云春秋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賈為左氏學者故內外

之詞如此

古燕齊境邊之海謂之北海後乃轉為敦海加水而為

渤海戰國策史記屢言渤海及漢高祖立渤海郡意加

邑為郭字宜在立郡之前後時也而說文有郭無渤如

謂从古則古當但有勃如謂從後俗則渤郭同而渤當

差前於郭徐鉉尊許氏書云郭為正而渤為俗字豈通

論哉

說文鼎部之鬲蓋本是鼎字其下註云以木橫貫鼎耳

不便於
書竊以未
俞

而舉之。从鼎，口聲。又於金部鉉字註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鼎。此蓋許氏以前舊師之註。其說未嘗不詳也。鼎字不便於隸書，故禮經師假借用扁字矣。又古覆冪之字，蓋但作口，而冪字亦不便於隸書，經師假借爲密字。士喪禮，口用疏布覆，冪口用葦席覆。重陳一鼎，設扁口。三處鄭皆註云：古文作密。其後乃始作爲冪，冪字以代密。然則冪、鼎皆漢時俗字，而冪形近鼎。說文遂變冪爲冪。其字與音與其舊註乃不相合，此叔重之失也。詩之甗，勗爾雅作甗，勿甗字在篆蓋本作甗。从虫，甗聲。甗，甗之聲亦相近也。甗字不便於隸，故爾雅本變作甗，而劉向疏用密勿字，俗或誤從甗，而叔重虫部遂以甗密爲一字，殆亦非也。

跋吳天發神讖刻文

吳天璽元年刻石文，世傳皇象書，象爲吳大帝初人，與趙達同輩，計其年恐未能至天璽也。其書本就山刻石，其石圍長，環而刻之，非碑也。而俗呼天發神讖碑。吳志載孫皓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二十。又陽羨山有石文之瑞，蓋皓以無道好佞，羣下妖妄競作，此神讖亦天璽元年出，史偶遺耳。當時詭託事多，不可勝載也。其前書神讖五十七字，繼記其始見及讖其字者之事。

最後列臣下銜名蓋為是記者其官蘭臺東觀令按皓東觀合華覈天冊元年免次年天璽此繼覈為東觀令而其姓名皆缺蝕詔子為欺名不著於後世其幸也自是五年晉滅吳後不知何時石斷而為三棄於野宋人取而置諸漕使之署明時置江寧縣學尊經閣下嘉慶十年余來江寧其秋閣燬於火石為燼矣此本猶未燬時所拓茲後拓本不易有矣

跋顏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

魯公與郭英父書所論兩事一論魚朝恩坐位之僭由英父之詔書內所敘自明一謂英父不當令左右丞勿

南坐之說

未融於書中
固明之合僕為
書左右丞自為
一折矣故第云
下座不云南坐
也亦州官制
同於六朝也
事望次亦必
志依梁制

當尚書蓋六朝以來及唐舊制尚書令僕及六尚書謂之八座此尚書省正官也其屬乃有丞郎故左右丞坐應當六尚書之下梁書賀琛為左丞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南坐無貂貂自琛始按丞乃南坐則八坐皆北坐也今英父使丞勿當尚書意欲抑尚書於南坐使與丞郎同為令僕之屬而已此魯公所以爭也宋元豐官制以左右丞為長官在尚書上唐時則尚書三品丞四品以職事言乃其屬耳烏得為等列哉魯公是書當作在代宗廣德二年郭晞敗吐番於邠西之後次年為永泰元年郭英父為劍南節度使為韓澄所殺矣

跋王子敬辭令帖

此帖舊題辭中書令非是。乃辭尚書令也。晉時尚書令任重於中令。故子敬爲中令不辭。而尚書令則辭。尚書略如軍機處。中書略如奏事處也。然此亦在人君委任。若因奏事而與評論得失。權衡進退。則中書更親於尚書。此苟勗自中令遷尚書令。悵爲奪鳳皇池也。若孝武時中令自不甚任事權。故子敬乞假表有不同。並急之語。豈若尚書令之執要哉。子敬辭尚書必更有一表。此乃書也。按晉書孝武太元二年尚書令王彪之卒。意使子

敬爲令。卽在此時。時王蘊爲徐州刺史。此書自稱州民。必是與蘊。蘊乃后父。乞蘊言於帝。使遂其辭也。孝武紀自彪之卒後。至太元八年。以謝石爲尚書令。中五六年。未有令。疑子敬固辭。遷延歷歲。故此帖引蔡謨辭司徒之事。自比。而其時謝安以中書監錄尚書事。晉時錄尚書。或六條七條。非必盡總諸曹。任蓋不如令。而其時既不置令。殆謝公總諸曹乎。故謝公出。然後以石爲令也。是帖未見古墓。此乃明嘉靖中吳章傑摹本。多姿媚而少古韻。乃有唐李北海等筆法。竊疑非子敬蹟也。

跋聖教序

劉軻作大遍覺元奘塔銘云貞觀二十年秋七月進新
譯經論請製序二十二年高宗居春宮撰述聖記永徽
三年中宗產後元奘請號之曰佛光王乃進金字般若
心經又按褚中令於永徽年書聖教序刻石其時雖有
心經當如釋氏諸經之體其文繁冗迨于志寧等五人
潤色之後詞乃簡要爲今本心經度其潤色之事必在
顯慶之年褚令既逐後也逮咸亨三年刻此碑乃以于
志寧等所潤色之經附之序記之後計其時惟許敬宗
當尚存其餘四人亦皆死矣吾推原此碑之刻當由武
后深怨褚令併其書碑亦思廢之自虞歐久喪登善之
書獨超一世非遠假逸少誰能壓之哉沙門懷仁所見
古蹟幾何而集字如是之多非宮闈之助曷以能爾本
以嬖后忮心而後世得傳晉賢之髣髴乃反賴之而褚
碑之聲價遂不能不爲退讓矣但褚書碑首題大唐文
皇帝製三藏聖教序其稱甚當此想有意異之以大唐
字加三藏字上於文理殊爲不順吾意懷仁者直是一
陋僧也

唐時右軍書雖多然集書安得無闕乏假借湊改勢必
不免正曠皆右軍家諱此碑內二字無增損筆此爲湊
改之迹甚明若思翁之以集書爲習書則是妄說之極

可嗤者耳。

跋褚書聖教序

褚河南此碑於用筆極細瘦中見起伏轉變之妙非此舊拓鋒穎纖豪具存者無以見之誠可寶愛唐中書令尊於晉之中書令王獻之不書太極殿榜而登善不免書碑觀此令人有世道升降之感矣

跋顏魯公送劉太冲序

送劉太冲序類帖多係從搨帖轉摹失真此宋慶元中溧陽令戴援從顏公真跡摹入石者故筆勢具存魯公書多取篆籀法入真行而此帖尤可見也

今在溧陽學

跋褚書陰符經

此書故不劣然實非登善蹟也唐時書學最盛虞褚之體習者尤多二氏之徒往往偽作假名臣以自重其書案褚公在永徽其職任最重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也今若以非本官不入銜則監修國史亦不必入銜矣唐封爵以古國爲名如褒鄂燕許則但稱某國公非古國則曰某郡縣開國某爵故褚公之爵爲河南郡開國公僞書者以褚之族望出於河南遂於郡下直接其名不知臣於君前列銜無舍爵稱郡望之理此猶僧徒僞虞書破邪論列其銜曰太子中書舍人不知世無此官僧道

謬妄無知夫亦何怪而自宋至今書家無一人悟其詐斯則異矣

跋李北海麓山寺碑

李北海書嶽麓寺碑自稱前陳州刺史是其貶遵化尉時矣北海死於天寶初年年七十碑立於開元十八年其時殆逾五十中有云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僧虔右軍之孫也按僧虔未嘗爲湘州刺史雖爲尚書令而非元徽之年又非右軍孫乃右軍從祖兄弟中領軍洽之曾孫耳是皆用僧徒妄說以入文故致茲失此本婺源胡君黃海所藏較今時本尙爲舊拓然已經俗

手刊字其實后依於佛光當是瀆后又因也者今誤作

同此似皆刊改之失非必其本然也

後見宋拓因字猶完而瀆作竇則元

本固誤耳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當乾隆年間準噶爾國生內亂禍變相尋我高宗純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闢萬里之疆此固由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祐福我國家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未可云非一勅敵矣宗伯此書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爲輕

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未知兩相國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憂國忠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書朱子語略後

朱子語略楊與立所編二十卷，與立乃楊文公大年之裔。其族有楊道夫、楊驥及道夫之子若海，皆從於朱子之門。此即見於語錄中者，而其行事皆不可考矣。與立此書名見郡齋讀書志，呂氏刻朱子語錄所從校舊本。無此書，四庫書目亦無此書。今僅見此本而已。惜殘失其序，不知編集年月。其中載朱子有易簣前之語，知必成於朱子身後也。

跋史閣部書後

鼎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賡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鼐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

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張花農詩題辭

吾家春木持其同里張君花農遺詩兩卷見示。余最愛其谿行無雜樹。人聲出叢竹。十字及白下人初去寒食。清明連上巳兩章。爲有超遠之韻。其餘亦多有清思。誠近來詩人一好手也。而其人終身困厄。不見知於世。至於將死。傳語春木。必爲流傳其所作。夫人之爲詩。聊以發一時寄興而已。其流傳後世。或否亦何足論。而天下士率不能忘情於此。余傷花農之惓惓垂沒。其志可悲也。又重春木於故人之意。因爲之記。至於余之庸愚且衰。老昏荒言不足重。不能有增益於花農者。固亦非所計也。

左蘭城詩題辭

蘭城爲夢樓同邑弟子。因夢樓識余。二人嘗同住攝山。般若臺。論文字累日夜。其爲人孤清遠俗。真詩人性情也。所爲詩法夢樓。得其風韻。余嘗語夢樓。以蘭城之年而才志若此。積功至吾輩之年。安知不跨越吾輩乎。夢樓曰。然。今夢樓往矣。遠思北固金焦烟景冥茫。但增悽愴。惟尚有蘭城吟詠其間耳。近閱蘭城集。因題其卷。願

蘭城終如吾言亦足慰夢樓於地下矣

吳孝婦傳題後 長洲人錢少詹大昕為傳

余往年作揚州蕭孝子碑記以割已救其親者非有悖於義既具為論矣今吳孝婦乃割臂以救其姑其事為尤難嗟呼彼賢者行出乎至誠而奮發於不能自己惡知有所為難易哉思其倉卒之情可痛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題

惜抱軒文後集三

書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寧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為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

而又以自慙其疎情也。冬寒惟興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加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逕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韻味。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聞之以爲有當否。甯今歲在江寧過臘。歸期尙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當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復劉明東書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慎韜晦爲要。自與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

此論多深
服

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李玉溪白太傅及朱竹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豈敢便以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填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孫宏與陵於鄙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矣。前所論在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

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功，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虛，故可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故可必而不能速。如近時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用事卻精切之至。渠是學問人，故能於此見長耳。此兩層俱能功到，方是卓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亦可謂佳，但非其至。二無一得，便是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東陷入其中，故須爲詳言之耳。吾於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明東歲末亦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漸寒珍重千萬。

復欽君善書

欽君足下，辱賜書並示所爲文一篇，足下畸士也。其文

亦畸文也。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人藉以達道，其後文至而漸與道遠。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況以下者乎？足下之文不通於俗，而亦不盡合於古，不求工於技，而亦不盡當於道，自適已意，以得其性情所安，故曰畸文也。齊桓公見甕盎大癭，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足下謂不欲以人首加已身，其意善矣，而欲僕繩削其文，僕不能偶俗，略有類足下耳，豈能以區區文法爲足下繩削，第如齊桓之視甕盎大癭者視之而已。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鼐今世一庸才耳，足下乃以宋元

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遊之緣，不遠千里，遺書求益，謙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鼐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曷於聞見及所嗜好者，每患其偏，平心廣采，則病其不精，愚見嘗欲持平，固視偏溺者差異矣。然嘗自恐不精，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爲紀載之編，此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志，及後身爲史官，乃反不敢仞其事，可謂惑矣。然鼐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聲所由得之所託

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廢。足下姑亦爲之。以聽天意可耳。鼎舊作九經說。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沉。述庵先生想尚健。其文傳成書未耶。先伯薑陽先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鼎欲爲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難輯。故不能就。私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敘入。鼎九經說而已。至做鄉密之先生撰述。飲光海峯南堂息翁詩文集。皆有刻本。而此間卒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歙也。鼎頃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能作大通消息。不具。

復吳仲倫書

姚鼎頓首。仲倫先生足下。鼎才陋識闇。無得於古人之學。而士大夫徒以故舊之好與之。遂橫竊虛譽。甚可愧恥。今先生又過聽而推及之。至比之歐陽永叔。是重益其愧。而使之不知所爲答者也。伏讀賜示文集。理當而格峻。氣清而辭雅。今之世固未有其比。先生所希者退。

之也。以學退之者較之。蓋與習之持正並。不待言矣。僕嘗謂古之論文事者多矣。惟退之與人言。必盡其底蘊。若與李翊劉正夫尉遲等書。本末始終精粗之義。盡甘苦之情。達隱顯之理。備他人不能若是也。然習之持正親見韓公。宜悉聞其言矣。而文不能盡韓公之旨。以先生之才。而力希韓公。日取韓公之言。而蹈其軌。意者其必能追配韓公乎。夫天下文士。皆慕乎古。操筆向紙。氣盛志厲。以爲凌出古人之上。而及其成文。以較占人。則不如遠甚。何也。古今才力有厚薄。而真爲學者。其志必不自欺也。雖然。以一端之長短言之。則後人固亦有賢於古者。引其長以益其短。苟有所就。其亦可矣。今先生之文。果足並退之與否。抑間有能勝之者否。先生真爲學。必自能決之。如鼯之淺。未足爲先生定此矣。暑熱惟佳勝。安得一日面談。不宣。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喜慰無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追古人不可到之境。於空濛曠邈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怵惻愴。不能自己。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

園公詩
集常就
其後人
若之

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真與古作者並驅。以存詩家正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刻復中原，然必不與石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課之屬，雖悉刪刈可也。兼以硃筆閱識，頗嚴。是閱古人，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兒生得聞之，不愈於後世楊子雲乎。

復汪孟慈書

七月朔姚鼐頓首。孟慈孝廉足下，惠書知舊疴新愈，欣

喜欣喜。云欲就受業，聞之愧悚不寧。譎陋何足師，況以加高明卓絕如足下者哉。遇事激昂，欲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爲勗則足下所自處者善矣。鼐安能加一言耶。承示文冊展誦，攬見該博，非恒士所有。而昏耄畏久，尋文字，深翫究論，則力所不逮矣。謹繳納。夫天下爲學之事，不可勝窮也。有睿哲之姿，有強果之力，包括古今，探索幽渺，經歷數十年之勤苦，然遂謂於學盡得而無一失焉，此殆必無之事也。是故學不可不擇，所用心擇而得其大者要者，而終弗自多焉。斯善學矣。今世天下相率爲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

矜高自滿之氣。愚鄙竊不以爲安。自顧行能無可稱。年過學落。不能導率英少。第有相望之意。不敢不忠。嘗以是語人。今故亦舉爲足下告也。或蒙採納否。

惜抱軒文後集四

壽序

陶慕庭八十壽序

皇帝卽位之三年。海內太和。俊傑輩生。江南於天下分省據地最大。人才尤多。是秋江寧陶慕庭先生以偉才醇學。舉江南試榜第一。天下聞而慕之。其後五十二年。皇帝聖壽八旬矣。撫臨勤治如一。印羣彙歡欣。里閭歌舞。而先生亦於是年壽屆八十。可謂盛世之闕材。景運之嘉瑞也。先生嘗兩宰劇邑。權司馬。爲賢有司。其子又繼爲令。爲刺史。皆有循聲。諸孫年之少者。皆以文章

惜軒車文集
一
著稱矣。自古治世嘉士每聚於一家。若神明有意爲之者。故觀先生之處一室而治世之麻徵於國矣。某之少也。嘗聞先生名。意以邈焉如古人不可見。豈意數十年之後。竟得接杖履而共笑言乎。先生初度之辰。在歲十二月。某於十月杪將自江寧歸里。不及與稱觴末賓之位。姑畱文爲壽。以紀斯世之懿美。又以勸諸客之來庭者。拱手而歌之。

陳約堂七十壽序

陳約堂先生當其六十之時。作守姑孰。余旣爲文以壽之矣。逾十年。君自宛邱解組。過余里而歸老新城。時君

之次子得爲刺史於寧州。而三子新捷於京兆。君則貌充而神益健。年至是七十矣。昔周公畱召公以仕。而未終以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蓋君子老之不能不終退者。理也。而冀俊民之興。以助國家丕時之盛者。人臣無已之心也。後之士大夫。雖不敢上比周召。而願助國家之盛。求俊民而讓之。夫亦何嘗不同是情哉。夫誠得俊民之可讓矣。雖四海九州素不相知之人。吾猶將樂之。而況出於吾之子姓也哉。今約堂一家羣從。列官清要。效才內外。爲國器者旣衆矣。而約堂甫遂歸田之志。卽兩子奮翼之初。是一家俊民之興。蔚焉勃焉。未有

極也。此天下相知所以咸爲約堂慶。而約堂亦不能不熙然以喜者已。顧吾又思之。周公作君奭之年。召公老矣。而李不得退。至於康王之世。年蓋逾百。而作卷阿之歌。其言吉士吉人。亦猶之周公讓俊民之旨。然而周公欲明農而不能。召公欲退至逾百歲而猶不能。然則後人讓俊民之心。可竊附周召之心。而歸田之樂。則有周召之所欲而不得者矣。余以無狀。早放田野。今年亦七十矣。去約堂家五六百里。約堂懸弧之日。不能遽往登堂。然或異日扁舟來訪。與君徜徉山水之間。共話數十年之離合。翛然矢音。亦差爲交遊之盛事。今先屬此一觴。以爲後約。不亦可乎。

許春池學博五十壽序

春池學博篤行君子。而沉思好學。爲文華美英辨而切於理。旣成進士。授職長丹徒學。丹徒諸生無不樂其人。而親其教也。余往主揚州書院。多有丹徒生在列。知其地多異才矣。又往來江上。過北固金焦山。每與客登眺。愛其山川雄秀而曠深。蓋所以能蓄清英而生佳士者。其後又主安慶敬敷書院。春池以同鄉生來著錄焉。余論說學問。必崇古法。蓋世人所謂迂謬者。春池時獨能信吾說而不疑。余固賢之。知其異矣。今以春池之賢而

教丹徒之秀傑諸生之信春池殆猶春池之信吾固宜其有合也昔與春池聚時春池固猶少壯今忽忽越二十餘年不見春池而春池壽五十矣既樂其聲名之有聞而亦感余益老且憊丹徒江山之麗才傑之多與春池風義之舊皆邈然不可復見而其生徒以春池初度舉觴爲慶乞余爲之辭余欣然書之亦所以識余感也

○馬儀顓夫婦雙壽序

嘉慶丙寅八月爲吾四妹七十初度越及半歲妹夫儀顓亦七十矣族戚咸造其室舉觴爲慶吾隔在鍾山之麓未能遽返乃以所欲言者書而寄之夫一鄉之衆七

十者鮮矣夫婦具而七十者尤鮮儀顓之孫獻生前一年登第入翰林告歸而稱家慶夫婦一堂俯見兩曾孫挾策而就家塾此族戚所爲喜也儀顓坦中樂易與人

不爲怨惡鄉黨謂之長者而吾妹亦頗以賢見稱當乾隆甲戌乙亥間吾家貧最甚日不能具兩飯晡輒食粥吾妹嫁則夫家始猶裕而繼亦貧其前後處貧困皆能怡養性情無纖毫尤怨至承事舅姑有常人所難任者而吾妹能盡其理此所以備經艱苦之餘晚見榮慶而人亦不以謂鬼神之妄施而謂其宜也然吾始者弟兄三人兩妹今吾與四妹僅存儀顓有才子吾甥魯陳甫

登第而隕。賴有孫繼起速耳。今之稱慶者。衆人之情也。若吾與吾妹夫吾妹。固有追懷而默愴者矣。夫欣戚之境無常。而善否之理不易。吾妹夫暨吾妹。精神方健。不似老人。而吾亦幸未逮昏聩之甚。往事姑置之矣。所願更以此身相勵以謹。相策以道。耄耋不衰。庶足以終對先人而教子孫者。若夫積善餘慶。雖有是理。而不敢以覬覦焉。吾所爲言者。盡於此。而吾妹夫吾妹必能受吾言而盡一觴矣。

○方母吳太夫人壽序
嘉慶十有六年。方葆巖尙書。方自總督浙閩告歸。奉母

吳太夫人。養疴於江寧之里。夏四月。有詔召入爲軍機大臣。於是奏以臣之母不能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耄年病軀之母。疲曳就道。懇辭。新命。上聞憫而

俞可。乃輟召。而加賜珍物以助孝養之忱焉。是年太夫人八十有三歲矣。七月下浣。值設悅之辰。江寧之士大夫及桐城之姻黨。咸來庭爲太夫人稱祝舉觴。而以勳之年最長。俾首爲之辭。乃言曰。夫古之臣子。忠孝之情不獲兩達者多矣。尙書童稚而違養先恪敏公。太夫人教之成立。獲嗣先公懿德碩學。起任國家遠鉅之事。內治郡邑。殄除凶醜。外則西踰崑崙。經萬里冰雪無

人之域。南涉海濤者。再爲國弭患。奮不顧身。豈暇念家哉。而卒蒙仁主矜其母子相依之情。俾得優游奉養於里巷。此古所未易有也。蓋非天子盛德孝治之極。必不能遂尚書之私情。而非太夫人積德修誼。善教令子。早著成功。亦必不能致國家如是之隆恩也。斯其足慶至矣。衆皆曰然。乃進述以爲太夫人壽。而退記其辭以告天下。將載之惇史云。

沈母王太恭人七十壽序

乾隆三十一年間。余在兵部。與沈光祿華萃先生陳勤齋中丞同署。相友善。入則共官事。出則同文酒之歡。

其時光祿初補主事。迎其家入都。而贈大夫於道。被疾途中。難於得醫。賴光祿有賢婦。今王太恭人善於承事。多方以起老人之病。竟得安復。以就光祿之養。光祿驚憂之餘。乃復自慶。余於是時知太恭人之賢矣。其後余移官去兵部。又繼而歸里。而光祿受主知擢諫垣。

又晉秩爲卿。終於京師。與余遂隔不得見。其間勤齋中丞嘗來任方伯於安徽。余適主皖中講席。獨與相對語。及光祿而思之。而光祿適有子。今直夫。令君始來安徽。試用。才器偉然。勤齋與勳皆甚喜。謂光祿及夫人之賢。宜其有繼起也。其後又十餘年。吾令君之才益著。大府

以下靡不賢之。以謂宜擢居大邑。遂授以桐城。令君奉太恭人以來。養於官舍。太恭人自獨居之後。摒擋家事。又奉先姑之終。艱難辛苦。事舉禮備。而迄今神明茂清。起居如壯年。詢聞官政。以助成令君之嘉績。有雋母平反之風。於是吾鄉靡不尊仰令君之德。而亦稱歎太恭人之美。今歲十二月望。值太恭人七十初度。邑人同懷慶忭。將進而舉觥於堂下。以勳之。知太恭人之最先也。使首爲之辭。勳回思三十餘年。日月遷流。境象屢變。獨太恭人德福彌隆。殆詩所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者與。是時勤齋中丞沒。而其子亦旣成進士。授官國博矣。余於是又喜兩公名德成於身。而俱有賢子嗣於後。信哉君子之必有報與。令君慈祥明哲。優於其職。將擢晉尊顯。必非久於茲土。而太恭人稱壽嘉辰。乃適在此邑。而某以三十餘年之故交。列於部民。奉觴稱壽。此皆未易遭之事也。余是以述之。以見吾令君之光承先業者。非偶然而太恭人亦可以欣然慰意矣。

○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

乾隆辛巳壬午之歲。余館於馬長清令君之家。而馬君宣和。誨令君弟中翰之子。朝夕常相見也。宣和爲人介直好學。而家貧。身多疾。內有賢婦左孺人。雖窮居執苦。

而無懟。故君亦以是自適。余後入都。則聞宣和沒矣。遺子僅六歲。孺人守身持家教子之誼。勤謹如禮。鄉黨以爲賢也。又數十年。余歸里居。孺人昔者六歲之子。成立有稱。字曰伯萊。年四五十矣。能養其親。遷居與吾家爲鄰。而吾乃益得知孺人之家政。果有以異於常人者也。今則伯萊之子。已以文章稱。爲丁卯科副榜。又復有子矣。而孺人壽至八十。伯萊以歲三月爲孺人設悅之辰。請余一言爲之壽。余因追思昔與宣和聚居笑談之狀。猶如在目。而人事之變。倏忽萬端。曩者故人多亡。雖余與宣和所授之徒。亦皆亡矣。余獨幸存。而孺人康強如昔。睹其子孫之賢。家祚方興。豈非天欲報其食苦立節之勞。而祐之於暮歲哉。國家之法。女子旣三十歲而守節者。則不旌。或欲使孺人稍損年以就旌法。孺人以爲此欺謾不可。余以爲如孺人者。天所貴也。豈係乎旌與否哉。因書此以爲壽序。

伍母馬孺人六十壽序

乾隆甲寅之春。余爲伍孚尹之母陳孺人作六十壽序。今十八年矣。馬孺人者。陳孺人之長婦也。孚尹之兄。早喪。馬孺人守節三十年。今亦壽六十。其子思樹等。來請於余曰。昔吾祖母秉節守義。謙不肯請旌於有司。

惟見諸先生之文。今吾母節義實同於祖母。嚮子勤劬。教訓成立。至於今母老而勞不懈。又諭三子以祖母昔者不欲受旌之誼。吾雖於例當旌而不敢逾焉。惟歲正月。當吾母六十初度。亦欲以其事見諸先生之文。此亦吾母之志也。余聞而歎焉。念昔陳孺人讓善之誼甚厚。今馬孺人同其節行。而又同其謙讓。非詩所謂能嗣徽音者乎。余始來江寧。見富盛之族。絢赫一時者多矣。至今才二十年。而盛族衰替。十有六七。獨孚尹一族多賢子。遊吾門者。冠履相接。其家風之美。傳數十年。而日增。斯母教之助爲可貴也。庸鄙迂謬如余。桓譚所云。祿位容貌不異人者。而孺人乃盛欲得吾言焉。其用意固有異於常人者已。又思余本江北儒生。獨以耄年久處於茲。獲聞見伍氏一家數十年之事。斯若有天數焉。然則述孺人之美。繼陳孺人之後。誠爲此郡之美談。余於茲安得不一言也。

惜抱軒文後集五
傳
黃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
有都指揮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
鼎調鼎一女為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於洛
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
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
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稱
帝贈奇瑞為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祈

惜抱軒文後集五

傳

黃徵君傳

妻字似未安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
有都指揮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
鼎調鼎一女為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於洛
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
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
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稱
帝贈奇瑞為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祈

彪佳女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旣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太平。其母鄒太妃爲馬士英拔之。以至浙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祈^禱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又迎鄒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鄒太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常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

姚鼐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旣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禮恭親王家傳

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太宗。有大功於社稷。子惠順王。諱祜塞。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椿泰。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

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
湯藥於前未嘗離日禱神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
王以年幼始封為貝勒讀書騎射為學日益精厲作詩
古文皆有法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
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囊韃從射獵而考論
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

子元也乾也子身也此年同舉之二
案審跡也新法也新法也新法也
案審跡也新法也新法也新法也

第奪王俸然王自是少頓每入班次趨朝會 駕出入
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靖共也暇則以筆墨
為娛其論文以義法為要詩以清遠澹約為宗其往來
議論者謝皆人劉大櫨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
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遇人
甚厚而已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為鄙曰吾雖貧
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
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
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
是年入賜半俸 召至灤京 賜宴較射 上曰三

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湯藥於前未嘗離日禱神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為貝勒讀書騎射為學日益精厲作詩古文皆有法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橐韃從射獵而考論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以王忠敏質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為不善者時相屬吏傳會以為王故知將與獄累及王上察其非是乃得解

余嘗得河南唐澄泥六角研有雲林生是字研背刻年華堂與此彷彿也子見此拓本因摹摹之

第奪王奉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駕出入

甚厚而已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為鄙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賜半俸召至灤京賜宴較射上曰三

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湯藥於前未嘗離日禱神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爲貝勒讀書騎射爲學日益精厲作詩古文皆有法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橐鞬從射獵而考論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以王忠敏質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爲不善者時相屬吏傳會以爲王故知將與獄累及王上察其非是乃得解

第奪王俸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駕出入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靖共也暇則以筆墨爲娛其論文以義法爲要詩以清遠澹約爲宗其往來議論者謝皆人劉大櫨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遇人甚厚而已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爲鄙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賜半俸召至灤京賜宴較射上曰三

嗣王諱昭楙
有清高節
歸一老頌紀
卒相故奉旨
資考於六
能詩畫以
事失職今
亦廢者非
其後矣

嗣王其長女辭
以優任事被議
曾見其筆記

十年不見卿射矣。精采猶如昔也。王頓首謝。嘉慶元年
預千叟宴。九年冬。預宗室宴。初。乾隆十一年。宴宗室於
惇敘殿。更五十九年。重與宴者。惟王及貝子永碩二人
而已。次年二月十九日薨。年七十九。上聞輟朝。賜
諡曰恭。贈恤如典。王燕居動靜。嚴整好禮。自護衛得過
後。稀論朝事。偶言所料成敗。輒中。然未嘗以自喜。至於
人才興亡進退之間。每有聞見。其憂樂之情。必深至。所
思長遠。非恒人見所逮也。所著誠正堂集若干卷。律呂
元音四卷。妃吳札庫氏。先喪。繼妃舒穆祿氏。生一子某。
嗣禮親王爵。王自具心術。其人其家。誠可嘉也。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櫬。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
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為農業多富饒。獨
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
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
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櫬。乃
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
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
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
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為歌

世謂惜抱
為海峯弟子
子者非也

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
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為後先生
少時與鼐伯父薑陽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
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
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
易良無不盡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
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侍郎慎
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為文力不如專為文方
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
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麾斥出之
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鼐欲
稍刪次之合為集未就乃次其傳

吳殿麟傳

吳殿麟歙人也其名定字殿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
如禮自朞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非如世人
之苟且也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屢鄉試不售
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賜六品服時謂是科
舉者惟殿麟差不愧其名云劉海峯先生之官於徽州
也殿麟從學為詩文海峯歸樅陽又從之樅陽兩淮運
使朱孝純亦海峯弟子也請姚鼐主揚州書院會殿麟

亦有事揚州附庸舟於是相從最久其爲人忠信質直論詩文最嚴於法。或爲文辭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盡言之。鼎輒竄易。或數四猶以爲不必得當。乃止。殿麟暮年歸歙。不復出。專力經學。希爲詩文矣。歙中學者言經自江慎修戴東原輩。大抵所論主考証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乃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蓋殿麟於文及學。其立志皆甚高。遠出今世。雖其才或未必盡副其志。然可謂異士矣。卒年六十六。有子四人。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遐毅。桐城人也。而居於江寧桐城。

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待詔觀永。歲往來塞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沒。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卽奏爲書記。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

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督，籌軍餉，半年即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寄必當。及公沒而為督，撫有名者，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為天下總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興，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皆儲備精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舛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為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

洞徹地勢，相時決機，或革或因，或濬或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純皇帝每歎其籌永定之為

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有逆民為亂，公擒治，定斬絞罪十人，餘皆釋。上疑公寬縱，廷寄嚴責

者數，公執不易。詔令九卿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

當。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為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嫌避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即執書讀之。嘗偕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三卷，詩集十三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薨家無餘財，而有書數十笈。

於桐城及江寧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賜祭葬及諡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貲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旣孤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恩科進士今復

爲尙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本今史館大臣傳率抄錄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國史方宮保傳爲之憮然今尙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傳公功在天下還女事小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斯亦有助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印庚實傳

有印如亭傳見

印庚實名鴻緯庚實其字也其考爲寧紹台兵備道憲曾世居寶山有四子分季子居吳縣故庚實終於吳庚

實在家能順親志事兄撫諸子無失理外接賓友有信義鄉黨稱其賢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庚實應選衆以爲當也當寧紹府君時天台有僧曰寶林寧紹賢之常與接對庚實在旁亦喜聞其說而歸心焉嗣是庚實於進退得失之事視之泊如然於義利必辨於非道必不爲非借釋氏以掩其爲邪者也嘗再至江寧與鼐相見其氣淵靜近道樂山水徧覽僧舍頗喜爲詩詩思清潔然無意求工以自適而已嘉慶十三年卒年五十四子康祚駿祚後二年康祚至江寧請鼐爲之傳庚實考鼐同年友也昔嘗傳之矣今又喪庚實人事

無常思之黯然嗟呼庚實固知其然而決然遺世者歟

吳石湖家傳

吳君諱山南字石湖婺源人也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矣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爲浮誕講論經義精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慎修死而石湖獨好其學凡慎修著書抄輯寶貴而時誦之蓋多有世所未見者君居於江寧西郊臨江上乾隆之末鼐來江寧君時就論學因得借觀君藏慎修所著未刻者數種其後君取慎修所錄鄉黨篇文刻之又欲

盡刻其餘書未及爲而君沒矣君爲人事親孝接人以誠信好施恤衆而近賢藏書甚富讀之時論得其大義少補婺源諸生讀書於鍾山書院考授得布政司理問職年四十四而卒其才其志尙可以有見而惜其未竟也祖父娶孫氏繼娶江氏子二曰坤培培亦鍾山書院生嘉慶十年余再至江寧君已喪聊紀其行付其子以爲君家傳云

鄒母包太夫人家傳

姚鼐曰今世女子守節必其年未逮三十夫喪者乃予之旌表此朝制也然世固有才逾三十守節而行義

尤可稱者皆君子所樂道也若丹徒包夫人自三十二歲守節至年八十二以五世同堂之慶蒙天書降匾

於其家自封太恭人晉三品又加贈至二品夫人雖其始未及旌而終乃有逾於常旌之榮者豈非天之所以褒行義哉予嘉其事因次述爲傳夫人爲丹徒包氏布政司經歷諱之女適同邑贈朝議大夫太學生鄒諱

贈朝議以喪父哀毀成疾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遂卒有三子長文琮年十五次文瑛五歲幼文琳僅八月耳家貧甚夫人盡棄簪珥供殮於喪事中節合禮自是上奉姑下鞠孤子勞瘁艱憊其後文琮漸長乃能經理爲

生計。夫人教之恭儉，稍裕，命以廣施。鄉人多賴其惠。其後文琳仕爲山西寧武府知府，乃告歸。時渡江治鹽運，事於揚州，往來歸侍夫人。鄒氏子姓蕃衍，自其舅以下，有服親屬七十餘人。夫人皆撫慰訓誨之，而命文琳治公賑貸之事，尤宜盡其力。嘉慶九年，夫人年屆八十，曾孫錫蕃生子增貴，有司以高元一堂上聞。御賜昇平人瑞之匾，加大緞二疋。天下以爲盛事。後二年，乃卒。卒後，以逢嘉慶十四年，萬壽恩，加贈二品夫人。嗚呼！觀天之所以祐其家如此，則夫人存心制行之善，所以隱格於神明者，蓋有人所不能盡見者哉。

程樸亭家傳

婺源程樸亭，尚友者，字硯北。其考爲贈中憲大夫諱文達。余前所傳程養齋之兄也。母曰張太恭人。君幼，太恭人課之學，最嚴。人稱爲賢母。君亦自策厲好學，爲縣學生，而不喜科舉之文。一朝棄去，取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於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嘗著近思錄輯要六卷，其論學必本之躬行，以謂尋求章句何足以爲學也。事父母孝。張太恭人晚歲患風疾，口不能言，指畫色授。君侍疾三年，視聽於微眇，獨得其意。其兄躍濤，以母喪哀毀卒。遺孤七歲，君撫之恩，誼周至。卒使成立，而俾之

裕於鄉黨宗族有匱乏必濟遇凶災必賑接人和愉而不流人多服焉其自號曰樸亭故人以為稱年四十九卒卒後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子組乾隆壬子科舉人今為內閣中書舍人綬縉光皆鹽大使錫紱翰林院待詔夫天下學者驚於文章博聞之事而內行或不足焉如樸亭處流俗之中而慨然有慕宋五子之為人欲求其髣髴斯可謂有志之士歟組見姚鼐於江寧述其父生平如此故為次其家傳

周梅圃君家傳

有墓誌見後第九卷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

舉人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寧朔其為人明曉事理敢任煩劇耐勤苦寧朔屬寧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於河故旱澇皆賴焉唐延渠暗洞壞寧夏縣吏欲填暗洞而引唐渠水盡入漢渠以利寧夏民而寧朔病矣君力督工修復舊制兩縣皆利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三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寧夏多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閘周公橋云累擢至江

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
亶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恒
矣君素聞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纖毫潤請於巡撫約
與之同心撫臣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
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
治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
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亶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
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
清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鼐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爲循吏傳史臣之職其
法當嚴不居史職爲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
余嘉梅圃之治爲之傳取事簡以爲後有良吏取吾文
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贊

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
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
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鼐讀可廬之記旣已
詳盡論復精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真

法
惟家傳錄史

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膚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宴感事
悲傷紀聞欣勸

寧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鉉翠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

宋既南渡儒學在聞或嗣或絕或偽或真聞三君子厲
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
祿亡嘗銘其窀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軸日侍師
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名崙號聞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睠焉求賢昔
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

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昧絕干有
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
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
敬發歎眇焉攄是贊詠

惜抱軒文後集六

碑文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濬，仲澈，公為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為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弘謀之為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為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

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為第一。引見風度凝然。晉執事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詔服闋赴職。克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為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為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為壯頰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純皇帝知公淡和。珅雖厭公。亦不

好頓挫

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摠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為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淡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入陳。禁陞禱。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畱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醊。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諡曰文端。公

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于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堦時。監生埒時。武選員外郎埒時。廩膳生埒時。孫九人。公葬于韓城北原。旣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憚。天子知之。降予載赫。著厥儀形。

紫光之閣。願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尙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薨于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纖豪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澹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

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蒞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

高宗

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絕重之。而公

遽沒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旣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惛惛。接物以情。不爲阻淡。秉節當官。篋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弗怨。歷邇及遐。隴坻海嶠。攘抉姦蠹。耄孺鼓樂。晚爲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墓表

中憲大夫保正清河道朱公墓表

公諱瀾字問源其先吳人顧氏也明天啓時有以義憤擊魏閹所使緹騎逮周順昌者避匿江寧自是爲江寧朱氏國朝始爲江寧學生者曰應昌生贈編修圻贈編修生康熙己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元英編修生江寧學貢生贈通議大夫松年嘗舉孝廉方正不就早卒公之考也公生八歲而孤家貧身弱妣舒太夫人苦節撫而教之稍長卽遊幕於外以供養蜀楚閩徼無不至於民情美惡政教利病無不曉卒在直隸通永道幕爲

總督方恪敏公所知保舉以從九品職引見發河工

補楊邨主簿值漕船起撥運丁有多奪小船以病衆者公往數語諭之卽服公名自是起歷縣丞知獻縣河間縣務關同知務關治河官也公治運河有績而上官惡之以報水遲解其職會有大臣出勘河患乃保留公公始以水漲害民田廬請上官修治爲斥拒至是陳於使白者功舉畿輔民獲寧焉逾年授天津府同知卓異擢正定府知府再擢清河道公在道職凡五年而五署按察使方公之爲知縣所臨案無畱牘屢以平反冤獄稱明允於直隸矣及攝臬司尤以獄爲重每屬吏所不能決

公親研鞫。或晝夜據案披訊。經月不輟。所定必當罪。全無辜者甚衆。又爲獄囚疾設隔別之法。令無傳染。籌得歲千餘金。爲獄中炭薪醫藥之費。至今爲利。歲饑總理賑救。勤察無遺。濫值純皇帝東巡。至趙北口。召

公見於行帳。時以水災請蠲魚葦課。上問魚葦宜

水者而亦蠲何耶。公曰。水小則魚聚葦生。大則魚溢出而葦沒爛。上大稱善。又詢數事。皆稱旨。將大用之

矣。而以審案稽遲去職。公之四攝臬司也。爲日淺。甚有盜案在保定府未定。上其後盜發他省。供首盜在保定而未究出。上怒。自總督以下皆得過。方以法繩下。

雖知公在職暫不特宥也。久之乃賜復原銜。既又令

總督遇相當缺出題補。然公久勞於官。致憊。自以老病乞歸。不能仕矣。時乾隆五十六年也。上後猶數問

其病愈否。公竟於嘉慶元年九月十九日卒於江寧里中。年七十三。公生平嚴持清節。而施人則甚厚。仕歸資業蕭然。嘗著才識論。謂處事以識爲主。而才副之。不可偏廢。不得已而去。寧無才不可無識。故其立身治民。必求其大者要者云。所著待潮書屋存稿四卷。又詩三卷。待潮雜識二卷。歷官紀要二卷。夫人陳氏。誥封恭人。生子三。紹曾。安徽布政使。賢仰。早卒。續曾。靈州知州。側室

桂楨曾任
廣東巡撫清
介公方有錄
於時

于氏生子三顯會候選縣丞述曾承會俱候選從九孫
七桂棟候選同知桂楨已未進士文選司主事桂馨桂
森桂柱桂樞桂楹女十一人孫女十人公與夫人合葬
於江寧 桐城姚鼐爲之阡表云

修職郎碭山縣教諭瞿君墓表

君諱塘字澂川嘉定人有文學爲王光祿鳴盛門人光
祿稱之以商籍爲錢塘學生由廩貢得教諭嘗署浙之
嘉善寧波淳安學官矣卒改歸本籍乃爲碭山教諭奉
上官檄察邳州水災君不避勞苦所察得實旣又值旱
災君察之亦然民被災多賴以存者父艱歸服終署昭

文元和金壇學官所至皆爲諸生所親樂然君厭塵事
遂謝病不復出託居蘇州閶門之北君爲人篤謹和易
未嘗有疾言厲色於鄉里遭喪以毀得疾數年遂習爲
導引通道家之說夜長不寐年六十嘉慶九年坐而逝
妻諸孺人賢恭稱君配生子中浩中溶先君九年卒嘉
慶十年合葬長洲之天森山側室周氏生子中淦中濟
中溶娶錢少簷事大昕之女嘗見鼐於江寧今葬君以
王侍郎昶之銘寄示余於懷寧余掇其要以表其墓

姚休那先生墓表

休那先生之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白苓里是爲白苓姚

中溶字木夫
介札嘉時名
士也

氏居九世曰一邃爲諸生而早卒妻吳氏爲節婦子士
晉士晉後改名康而字休那焉爲明諸生有雋才高識
而屈於場屋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爲吳江周忠
愍宗建墓誌爲世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爲傳出先生手
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邀先生同行先生知世不
可爲嘗題臥猿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反先生後入
史相國幕中故史公檄文多爲世稱然先生旋歸里得
免揚州之難改革之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
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
爲人作與自爲者相半凡十餘卷藏於家惟評貨殖傳

黃巢傳刻傳於世順治十年卒年七十六先生存時史
相國爲豫題墓曰明讀書人姚康之墓卒後百五十年
同里姚翁述其生平表於碣云

石屏羅君墓表

石屏羅君諱會恩字際叔宗人府丞諱鳳彩之孫隴西
知縣諱元琦之子有文學數不第退居修行於家其事
父母盡孝養之誠父歿使婦侍母寢數年母終免喪而
後婦復君乾隆戊子科舉人也吏部選爲安寧州學正
君不忍離母竟不就官其兩執喪皆能如禮有兩兄兩
弟以事以撫能恭以愛其遇族里誠且直責人言或至

切而人感其意不爲怨也。里中事宜謀於公所。君卓然建議，躬任其勞，必衆利而後已。其身終於鄉，而人信其才足以任世事也。嗚乎！士溺於俗久矣，讀古人之書，聞古人之行事，意未嘗不是之，而及其躬行，顧憚不能效也。如羅君可謂勇於善而不負其學者已。君嘉慶九年卒，葬於懷寧之。

江濬源銘之。逾二年，桐城姚鼐爲書其生平之概，俾其弟觀恩揭諸墓上云。

、、、 婺源洪氏節母江孺人墓表

江孺人，婺源江某之女，爲洪永禧之妻。永禧家貧甚，勤耕薄田，未明而興，逾昏而息。孺人歡然共其勞，有子三。

一歲殞其一，永禧痛之甚，亦亡。孺人獨撫六歲仲子，立登於田間，殆無以爲生矣。於是晝督傭客，夜執針黹，茹苦積瘁，以至子立登之長，出賈乃稍有贏。孺人顧好調恤，有負其財者，念其貧憊，棄券而復資之，而自奉則儉，不欲逾田家時。有孫鈞，自幼餐宿皆依其側，長則督之學，立登後居於江寧，鈞亦來江寧，從余學，爲余言孺人所以訓之者，率如古賢母言，而孺人目不知書，其貞哲天性然也。孺人亡年七十有五，其喪夫時逾三十，於例不應旌表。余嘗論女子夫亡守志，有未三十而守猶易，有逾三十而守倍難者，例有定而人所遭不可定也。孺

人之執節可謂難矣。因書其實，俾鈞刻諸墓上。云：嘉慶十一年秋七月，桐城姚鼎表。

○臧和貴墓表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瘡，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禱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卺。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爲之也。苟足悅其親，雖違衆不顧也。和貴與兄庸皆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讐校，爲四方賢

鄭重

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鼎嘗識庸，聞和貴之學行，未見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爲表其墓云。

姚氏長嶺阡表

姚氏自餘姚遷桐城，始遷曰勝三公，勝三公後四世以農田爲業。五世爲明雲南布政司右叅政諱旭，有政績而貧。叅政卒，子孫復修農田。三世皆有隱德。叅政四世孫諱自虞，爲諸生。其子諱之蘭，爲汀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所歷海澄縣、杭州、汀州二府，民皆爲祠以祀。叅政副使仕績，明史皆載入循吏傳。副使之子諱孫棐，仕

爲職方主事、職方之子文然、仕國朝、康熙時以刑部
尙書終、諡曰端恪、至世宗時追論先朝名臣、思其
賢、詔特祠、春秋祀焉、祠今在城東門內、端恪公之第四
子諱士基、以舉人爲羅田縣知縣、羅田民以奉入名宦
祠、羅田府君之次子、是爲贈編修公、鼐之祖也、年二十
六而卒、配任太恭人、賢孝秉節、上奉姑、下教二子、長子
爲翰林院編修、諱範、次子爲贈禮部員外郎、諱淑、鼐之
考也、贈編修公承累世賢哲之遺風、敦行勤學、而不幸
無年、編修府君旣孤、憤發策勵、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
長、爲詩古文辭、故同里則劉才甫、山陰則胡稚威、常熟

則邵叔白、皆編修所尤厚也、而編修自沈究遺經、綜括
先儒、茹精晰微、萃成已得、然仕爲翰林、數歲不究其用
而歸、歸著書、亦未及竟而卒、此天下士所共爲歎惜也、
當端恪公薨、羅田府君買得墓地、居長嶺之巔、去城七
十里、將葬端恪、而羣從子以爲遠僻、不用、乃別葬、後羅
田府君卒、亦別葬、羅田長子中書公與贈編修公相繼
沒矣、而故買長嶺之山、其契藏族君子來安、訓導文默
之筭、吾家不知也、有謀葬地、就來安求售、來安不許、然
後吾家得聞、任太恭人乃命編修兄弟奉中書及贈編
修公合葬於此山、雍正之六年也、又其後、編修公沒、未

葬任太恭人及鼎父贈禮部公皆別葬矣。鼎與伯兄昭字乃奉編修及伯母張太宜人合葬。贈編修墓下之右。其時鼎繼妻張宜人亦未葬。又葬於編修張太宜人塚右。時乾隆五十二年也。故姚氏之阡爲塚三。而有五柩焉。自是後又二十年。贈編修公諸孫盡喪。獨鼎存。懼舊德遺事泯不聞。乃謹書以列諸隧左。中書公諱孔鐸字振修。康熙三十九年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四十九年卒。年四十一。娶廣德州學正方曾祐女生二子。興。漢興。淡。二孫。漣。支。幹。贈編修公諱孔鏜字瓊修。縣學生。康熙三十七年卒。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累贈朝議

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娶懷寧任氏。大理寺少卿諱奕鑿女生二子。有八孫。編修子曰縣學附貢生昭字南寧。府同知義輪舉人登。監生勛。隆。縣學增生斟元。贈禮部子曰刑部廣東司郎中鼎。候選州吏目訐。附榜貢生鼎。編修府君始名興。涑。今贈編修墓所列其舊名也。後改名範。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乾隆甲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禮館纂修官。乾隆十五年歸里。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娶縣學生贈內閣侍讀張若霖女。乾隆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今合祔焉。生子五。鼎始娶張宜人卒。繼娶張宜人。乃前婦共五世姐妹。

也。爲屏山縣知縣張諱曾敏女，其始權厝，甬有銘矣。茲不具。

贈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孟公墓表

國家定制，一品官封贈三代，得及曾祖父母，而又有特令，官未至一品，而顧以己身及妻應得封典，特乞賤加及曾祖父母者，呈請部臣奏聞，而詔俞焉。蓋所以伸人子孫追遠事亡之至情，又以示士有積善者，或遠或近，期必蒙報於後世。此又聖朝錫福之廣，所以勸天下之爲善也。乾隆五十三年，覃恩封贈諸臣之家。

而太谷孟御史生蕙，請以所應受之封賤及曾祖已故候選府經歷奉旨允給。於是遂贈公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夫人趙氏贈太恭人，公諱鴻品，字飛陸，其立身有行義，事親尤孝謹，愉色婉容，能曲成親心，其考邑庠優生，旣亦君子也。母武孺人，皆樂公之能養志，公外接人無城府，獎正疾邪，而能有容，其教子孫必爲正士，謂士品立則可富貴，亦可貧賤，士品一墮，富貴則驕溢，貧賤則卑污，均爲可恥。公生於康熙十五年，卒於雍正十一年，年五十七。後六年葬孟家莊東南原，又後四十年而得贈官焉。趙夫人年九十

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叅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畱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証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

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贈中憲大夫武陵趙君墓表

君諱宗海。字匯川。其先世居歙之巖鎮。宋之宗室也。有朝散郎不佞之裔。孫字仲容者。自歙遷於湖南。爲武陵人。君之祖也。君考曰商山。早世。君三歲而孤。繼又喪母。乳媪哀而育之於家。稍長。出入里閭。恭慎勤敏。異於常

人時武陵有王西厓妻劉安人寡居而賢知能鑑人生一子一女女聰慧通知古今書史劉安人奇之欲得良婿見趙君愛之曰此孤兒後必大乃以女女焉是爲王太恭人也君遂爲王氏贅壻治生爲賈然能敦信而輕利遠近服其爲人所交多四方長者當趙氏來武陵猶有貲君考之亡族人皆侵取之君旣立家顧厚於族人尤甚微弱者皆依以成立先世柩在歛未安葬者君皆葬之人事就謀者必忠告而爲盡力焉以積勞卒卒年四十時王太恭人年三十八君未沒時綢繆趙王兩姓皆立門戶子皆能讀書矣太恭人兄春埜爲名諸生

太恭人以子屬教之今觀察也及君喪太恭人督教子益嚴嘗杖子而杖折太恭人識歲月於折杖而藏之初君所受託以財賄者有數千金及君沒頗乏償貲或謀以孤寡辭而弗與太恭人曰吾夫信義故人託之今弗償是爲夫取惡名也乃破產鬻室中衣物以盡償負其周恤族黨親故之事甚衆人謂君固賢而成君賢者亦內助也君與太恭人以子貴屢被國恩封贈而今觀察爲編修時以已及妻應得之封贈贈外祖及劉安人云君之子二曰慎畛嘉慶丙辰科進士今爲廣東惠潮道慎畲君與王太恭人合葬於嘉慶十八年冬桐

城姚鼎爲之表

方母吳太夫人墓表

吳太夫人者，吳縣人。事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爲側室。而今尚書浙閩總督維甸之母也。尚書生十一歲而孤，歸居江寧。或見其孤弱，侵侮之。太夫人置不與論，而自刻厲，勤苦彌甚。教子極嚴，不使稍有子弟之過。嘗篝燈治女紅，而課子誦讀于側。每至夜分，及尚書長成，進士登朝，則日勉以道義忠敬之事，而治家以勤以樸，不改于初。尚書或被使命出，戀侍膝前，雖行萬里，磧外，太夫人必正色責其速行急。國事不得少佇，逮

既出門，而爲涕泣焉。當恪敏公存時，兩從子孤幼，撫之身側。太夫人愛誨之，與已子無少異。故今侍郎河南巡撫受疇嘗述於

上前

上聞爲太息。及太夫人

亡，而令持一月之服也。其天性尤好聞人爲善，及有慶樂事，則欣喜若在己。苟力所及，則必助之。其有不善或憂苦，則戚然不安者，移時於舊怨，則忘之。而令子更以厚待，既以子貴，國恩得封太夫人。而

上稔知其

賢，屢加賜問。嘉慶十八年卒于江寧里第，年八十五。

上聞，特使江寧將軍至宅祭之，命婦加祭，非常典，以旌德也。是歲十月甲子朔，葬于句容北葆山恪敏

惜抱軒文集卷之七
公之西麓，惟太夫人徽懿徹於九重，惠澤洽於閭巷。朝廷賴毓成之器，室家奉先立之型，核厥嘉休，宜垂後世。墓成之日，桐城姚鼐述爲之表。

惜抱軒文集卷七

墓誌銘一

安徽巡撫荆公墓誌銘

并序

荆公諱道乾，字健中，蒲州府臨晉人也。以縣學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山西鄉試，三十一年挑發湖南爲知縣，所莅麻陽、龍山、東安，永順皆有賢蹟。而在東安，卻鹽商歲餽千金，則俗吏以爲恒事，固當受者也。於是上官舉公卓異矣。適丁太夫人憂，服滿乃引。見仍發湖南，候陞復補龍山，調善化。前後在湖南十二年，擢寧夏同知，又舉卓異，擢池州府知府。公清介端謹，與人甚和易，而臨

公事無纖毫內顧之私，故尤爲當世賢者所貴。諸城、今劉相國、壩、撫、湖南時，以謂第一良吏也。大興、今朱尙書珪、撫、安徽，亦謂公第一。自池州調鳳陽、安慶，又舉卓異，擢登萊青道，歷山東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嘉慶四年秋，授安徽巡撫，距其去安慶時未五年也。公旣習于安徽，又繼朱尙書後，其治相似，以安民便俗爲要。其有所陳奏，雖其事有爲天下督撫所不欲言者，公皆直達於

上。上亦知公之至誠也。公任巡撫兩年，病作請解任。上令公養疾，待少愈入都，將處以內職。然公竟以嘉慶七年三月癸酉卒于安慶。年七十二。卒後人

哭者視其幃被如寒士，喪行，吏民送者莫不泣涕。

上聞有詔愍惜，賜祭，令山西巡撫俟喪終擇其子若

孫送引見焉。公會祖諱爾極，祖諱毓光，考諱德志，皆

贈如公官，有三兄，其二先卒，公夫人姚氏亦先卒，其第

三兄學乾，常與公居官舍，晝同器食，夜同室寢，依依如

幼稚，以至於終。子二，澤桓、澤精，歸葬公。請勲爲銘。

勲目睹公清修令德，以謂當世達人才傑，蓋多矣。若夫

真樸淳至，表裏如一，則無以逾公。故舉公行如此，其吏

事之常，雖有善能，猶於公爲不足道也。銘曰：

以德爲寶，以義自好，其行皜皜。帝曰：賢哉，宜臨江

淮載離載來治以道靖煦良宥眚悲哀法筭德人之祥
衆戴日臧歿而不忘歸葬河汾有慕故民銘其幽墳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啓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殿試以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寧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

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公爲知府時卽明決于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督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莅不數年無造怨于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灘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

盛暑步禱雨致疾

上聞甚悼惜

賜金治喪又

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聞強識尤善爲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攷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恩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垌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

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必使鼐爲墓銘嘉慶

月 日學崇葬公

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甸汾洮南及嶺嶠沒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

賦詩異於俗吏
帝褒良績天祐厥家安奉稗居銘
幽詔遐

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祖京字依之德清許氏曾祖諱煌甲祖翰林院編修南昌府知府諱鎮考舉人西安教諭諱家駒三世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公少勤學工文辭乾隆戊子科中浙江鄉試第一人己丑科成進士授官內閣中書貧甚徒步懷餅入直暮而出歷七年內閣侍讀缺公次當擢金壇相國子文襄公欲別擬人矣聞公論謂許舍人不得擢為不平乃卒擢公在內閣兩遇京察皆一等丁酉

以不阿權貴奉其
生平故洋貴人
里以垂其坊

科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復命奏對稱 旨旋 命為雲

南驛鹽道逾三年擢雲南按察使屢辦疑獄悉精當得情姚州有劫盜以刀背傷事主司擬死罪上部駁謂刀背雖金非刃不當死承審官知州誤擬應降職公言州本擬如部所論臣飭改之咎乃在臣奏上 純皇帝

愈以此重君擢廣東布政使公在雲南時值總督李侍堯怙勢求賄其後事發得罪屬吏多為所累降絀公初不迎附卒亦不與其咎及在廣東仁和相國孫文靖公為總督值林爽文亂臺灣文靖馳至潮州調兵餉甚衆公抗言臺灣亂當即平不可無故先用粵民文靖得贖

怒甚欲奏公沮軍會臺灣平乃止及毅勇貝勒相國福文襄公爲總督勢益重而公守意自如文襄之護安南阮惠入朝公定郡邑供帳有限數阮惠行出廣東緣道官乃務極華侈傳單至達行在所純皇帝以讓文襄文襄乃歎公初所定豐約之當也廣東濱海民雜易擾公治之凡十年於事患多所消弭民有欲請於瓊州開鑛者公駁不許又有欲於省設船步網利者公亦不許民以晏然乾隆五十九年以請養歸逾一年丁母蔡太夫人之憂旣而病居杭州就醫嘉慶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卒於杭州年七十四公強識過人少所見文字

至老未嘗忘治官事勤甚累日夜廢寢食不疲其在雲南不置幕客文案皆親定之又以餘力訓子爲學其在內閣修官書一統志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勝朝殉節臣錄皆獨當其勞平生自著書則有書經述八卷詩四卷許氏譜二卷藏於家夫人同縣進士祁縣知縣胡官龍女賢明有禮先公卒四年子二翼宗國學生早卒宗彥嘉慶己未科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女一適山陰王思鈞胡夫人先葬武康春岡嶺上青浦王侍郎昶銘之矣嘉慶年 月 日啓穴以公夫人合葬焉桐城姚鼐爲之銘銘曰

公以儒興操筆文雄秉節吏能愍愚察病勇爲衆靖優哉從政其道蹇蹇建謨伊善植躬靡忍禁闥著庸山徼海邦身去慕從天靳民澤錢塘之郭公臥不作有配允賢魯耐茲阡厥嗣昌延

中議大夫通政司副使婺源王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友亮字景南王氏自宋祕書少監炎居婺源其子孫皆家焉國初居婺源之漳溪者曰承裕生贈中憲大夫啓仁啓仁生候選縣丞贈中憲大夫士鏡士鏡生平陽府同知贈中憲大夫文德平陽之子三長順德知府廷言次工部虞衡員外郎廷享次卽君君十歲能詩

稍長文名大著以貢生中乾隆三十年順天鄉試舉人三十四年會試取爲中書舍人四十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轉禮科兵科給事中嘉慶初累擢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君少以孝弟稱於家及在官恪敬吏事在中書嘗值軍機處在刑部總辦秋審皆躬任勞苦不急求人知所建議皆當理及居科道奏議多可稱奉命巡視南城屢監鄉會試於事皆辦其暮年承命巡視南漕尤有績善撫卹運丁寬嚴有體於是漕船之行倍速於往年純皇帝甚嘉

武會試同考
亦能得士耶

之故君未及復命而再遷卿職將遂覈大用之也而君入京師居通政甫半年卒天下是以惜其才之不盡也君於乾隆丁未科會試癸丑科武會試皆爲同考官號爲得士其生平邃於文章之事中年自號葑亭所著古文曰葑亭集六卷議論正大敘事有法近時爲古文之善者推歛編修程魚門而君頗似之當乾隆之季京師士大夫奉廣惠寺僧爲師君惡之作一篇曰正師其後僧與奉之者皆得罪而君之名益彰其詩爲雙佩齋集六卷又金陵雜詠百餘首新警有韻皆可誦也余在京師時君官中書將與相知未及而君以事歸江南使程

魚門致意於余余爲題其觀雲圖及君入而余已歸余主江寧書院至君家而君仕京師以至沒不得見見君文筆誦歎而已夫人潘氏生子三太學生行恕貢生麟生候選府通判鳳生女六側室李氏生女一始君考平陽公自婺源僑居江寧生君故君少爲上元學生以是入仕旣仕乃復請改歸籍婺源及喪歸以婺源山水峻遠難以還柩君子乃葬君於江寧之西大面而請鼐爲之銘銘曰

君度委蛇而正矣邪著緒有嘉年近才多未竟厥爲卷有遺文悠哉雅馴卓出俗羣貌不識君藹焉如親山水

清善秣陵之坂故鄉雖遠子孫式衍式居式展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并序

婺源之黃邨有孝子曰黃君獎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為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為養踰年父終無資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為義塚及沒君遂葬之於巴成塚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嘗於峩眉

重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歙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為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耆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居敝屋忍飢凍而樂為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輝以拔貢生入都廷試特命為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覃恩封君及顏孺人輝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呼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況人乎君子輝以年 月 日葬君 姚鼐爲之銘銘曰
陟山泝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圯茹荼若醴卒以有子升爲命士述之可唏揚之無旣

光祿少卿沈君墓誌銘

并序

秀水沈君諱琳其字潤輝而交遊皆稱其號曰沈華坪

乾隆三十一年鼎試職兵部其時君與上元陳中丞步瀛先在兵部三人相得甚歡入治公事出復談讌或抵夜而後散君爲人通明于事善談讌與人言無不盡聽者欣喜然所存厚有行誼惟習於君者知之余在兵部年餘移禮部後七年以疾歸而陳中丞出爲知府後仕至貴州巡撫惟君居京師久仕至光祿少卿卒卒時陳中丞適爲安徽布政使告余喪君而泣君也又後十餘年君子方大爲余邑令其時君已葬矣請補爲銘嗚呼余老疾幸未卽死而海內故人零落至盡追思多可悲者往在江寧旣爲陳中丞墓銘矣然則君雖先葬而其

平生行事宜見於余文亦其理也君祖諱光裕考諱雍嘉皆贈光祿少卿君成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進士歷官武庫司主事武選司員外郎郎中江南道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光祿少卿皆有聲其使任嘗監督兵部馬館丁酉科監順天試辛丑科監會試巡視乾隆四十八年南漕皆辦於所職公私情理皆協事父母孝謹篤於親黨交遊先世嘗富矣至君貧而供養施助之事猶豐也有文學兼通醫見病者雖臧獲必盡心爲處方卒年五十八乾隆之五十一年也葬于夫人王氏子一女四銘曰

有才卓警久居臺省優寬緹猛其蹟載炳秀州東境桑苑覆頃光祿之井吾銘炯炯以鞏幽靖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序并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

彭天不嘗以書出
所稱禪理又斥其欲
伶聲伎之非先生此
志不過力為軒族身豈
為於耶

嘗見其所為某邱序
待其文極早究

僅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
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
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
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
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
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為文尚瑰
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
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
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
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

君今君家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跌坐室中
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為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
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為人者耶、著作文藝、雖
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
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壻曰溧陽狄、丹徒陳
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
鼎為之
銘、以代送窆、鼎為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
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
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

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先世自建州浦城。數遷而居桐城。十餘世。至君祖諱紹七。考諱天祐。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歷仕甘肅涇源知縣。武威知縣。江南鎮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蘇松督糧道。松太兵備道。其在甘肅。年甫三十。強果任事。獲久。逋巨盜。總督特奏其功。引見。純皇帝甚器之。命擢同知。總督未及擢。已特命知鎮江府。旋以才優。調首府。君博知天下利病。所莅官。興廢多得宜。而尤明於地形勢。純皇帝屢

未詳出身

此一事可移按
詳敘

南巡狩。始皆自鎮江陸行至江寧。詔改通水道。大吏

使君相視。眾初謂昔吳陳勳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

六朝因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君往來察之。以為句容茅

山岡石巨。勢高鑿之極難。縱成瀆。非閘不可儲水。其勞

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金烏珠。乃鎗河故

道。以達丹徒。工力省而後修。易可永為利。大吏如君議

上。奏令君監修。君鑿瀆百里。既成。謂之新河。御舟行

甚安。而數十年至今。商民率避大江之險。行新河。君之

力也。純皇帝嘉其能。故君方以糧道被吏議。而

上巡至。即以松太授君。君好士。獎善樂施。予自鎮江

玉木似石如色穀
字

江寧及至松江興理書院撫恤發困人多賴之乾隆五十年安徽大眚桐城尤甚君時在松太聞之出萬金以救飢者又以糴穀以賑必驟長市價乃先於他處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運至所全活無數既而又為疫死者葬埋君平生惠閭里族黨之事甚多而茲其最巨其時君妣黃太恭人里居哀飢者多所救恤君迎養不肯往遂請告歸太恭人時健甚然逾年遂卒人謂早去官而獲送終亦其孝也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鼎主鍾山書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與君皆有聲伎三君每召

聚賓客遊讌鼎亦與焉然君及禹卿皆內耽禪悅事佛甚精子才時譏之二君不以易也六七年間子才先亡鼎歸俄聞禹卿喪今又失君矣余悵然寂處追思昔遊一往真如夢幻然則二君之歸心釋氏庸為過乎君卒於金陵豫刻期辭交好以嘉慶八年十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嘉慶十年六月 日葬於懷寧西馬鞍山之北麓夫人先後皆吳氏子維極候補知府維桓乾隆己亥科舉人兵部武選員外郎女二孫四子才禹卿之卒鼎皆銘其葬矣今君子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趨世工而建有功植財豐而能濟窮生也憂樂與世同

銘誼善微辭也

超然一往遊虛空書其可稱以飭終寥乎趣嚮誰能窮

蘇獻之墓誌銘 并序

常熟蘇君去疾字獻之桐城姚鼐同年友也孤清峻立以古人道持身衡於世知不行年四十四去官自號曰園公處場圃觀山水作文章自娛尤工為詩標舉性情引揮幽渺斲雕藏耀人初視若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為之欣忭悽愴不能自已乾隆五十五年冬君訪友於安慶鼐與遇於江津舟中各出其詩相示分持而去自是十五年不見嘉慶十年正月君卒於里次年八月日葬於常熟西山父墓之側君子來告請鼐為銘之君會

墓門
嘉慶十年
八月

祖翔鳳康熙壬戌科進士沂水知縣祖佑昌平州同知

墓
蘇公

贈興化府知府考直言贈內閣中書君於乾隆己卯科中順天鄉試辛巳恩科取為內閣中書考得贈官癸未

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刑部廣西司主事發貴州為直隸知州署都勻府八寨同知以逸獄囚罷官次年引見以原官起用君請疾遂不復仕其狀小身短視訥言然曾中通貫今古於事理無不曉敢為介直辭在刑部屢爭疑獄當安南黎氏為阮氏逼篡仁和孫相國文靖公士毅為兩廣總督將討之君於文靖姻也與之書曰虛聲不可以讐強悍鄉鄰有鬪雖閉戶可也取之

園公詩集求而未得其言及更無從觀矣惟七

今詩古文皆有刻本詩格高古文質厚惜得本稀板已壞

後五字弱

是為貪兵發難有端將為吾患不可不念文靖迂其說然竟以喪師身幾不免乃悔棄君語大臣間亦知君才者而君不樂與俗伍間應其招嘗為山西河南書院山長旋歸以老年七十有八而終有詩集六卷制義律賦二卷已雕板古文數十首藏于家夫人錢氏處士用和女前卒生三子汝詔監生載漳清縣丞采廩膳生一女適大理寺評事孫興文靖子也側室魏氏生女尚幼有孫十一人銘曰
嗚呼園公有道植躬仕而不見通有文闕崇視於世而不見工吾銘其幽宮邪以待後世之無窮邪有知而如

某字 敬夫 孫達 士以作 采誤

見其中邪

●浮梁知縣黃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繩先字正木黃氏鄞人也唐末有江夏侯晟以禦盜功為明州刺史其後屢有聞人於鄞閱二十九世為君祖曰振齡考曰起忠皆贈文林郎君以鄞學生中乾隆十七年 恩科鄉試成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發為江西知縣任樂平浮梁兩縣勤事致疾告歸數月以乾隆三十年九月九日卒于鄞年四十七葬於東湖陳墅舉父墓左君在江西九年天性仁明強力於政事未明起閱文書定晨召吏即發有訟者至當鞠或當往驗視皆不

越旬日。坐堂上決事。日或十餘案。卽作判詞。自讀與訟者聽之。幕友書吏無從留閣以取市。與囚言。廢屏刑器。嘗以至情動之。而囚自服。有豐城民余上文之弟。爲浮梁人毆死。藏其屍。訟二十年不決。上文乃走候。大駕出陳告。事下大吏。欲第論上文驚蹕罪。君銳意治其寃。自往履毆所。於民宅後試掘。卽得其弟屍。獄遂定。嘗謂事糺亂者。非必難察。由吏不盡心情翫致也。故君所斷本治。及上官委治他縣事百數。無不曲當。而積勞亦淡痼不可痊矣。其所去縣。民必涕淚送之。數十里。浮梁爲之立碑。其後浮梁民有爲後令屈抑者。走浙江將訴於君。至則君已喪。乃悲痛而去。夫人張氏生子五。定字定文。定衡。定樞。定杓。定文。今爲揚州府同知。與桐城姚鼎遇於金陵。請補爲君誌。時嘉慶十一年。距君亡四十年矣。銘曰。

萬姓委命君。則真令。煩祛亂。靖人安。已病。嗚呼。天不與以齡。其貽以後慶。

○贈光祿寺少卿寧化伊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爲皋。字景陵。汀州府寧化伊氏。以孫廷棟貴。得贈朝議大夫。光祿寺少卿。君生而勤志力學。欲有聞於當世。然於時衡才者無所遇。伏處寧化城中。以奮以鬱。康

熙五十九年五月九日卒。年五十三矣。卒後八年而廷棟始生。長而讀其書。經君點勘。丹鉛之蹟。縱橫斑駁。行間者千餘卷也。撰著文字。手書精楷。黍粟積成巨冊者尺餘也。其家傳至今悲之。君考順昌縣訓導。鄉飲大賓。諱應聚。長者也。君又長者也。其家始稍裕而卒大貧。有姻族欲假人千金。求君爲說之。旣得。遂不償。君大媿。鬻產以償債。君故困。君娶黃氏。生子經邦。爲諸生。生二子。長廷棟。乾隆己丑科進士。光祿寺卿。生二子。長秉綬。乾隆己酉科進士。今揚州府知府。光祿在揚州。以君葬昔闕志。俾秉綬求追爲之。嘉慶十二年太歲丁卯正月銘。

曰。守信不衰。利則棄。篤學不怠。名則翳。卒有褒聞。生則蹶。日月逾往。將百歲。述德簡辭。足知義。桐城姚鼐作諭志。

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金壇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世續。字莘得。金壇段氏。祖諱武。父諱文。及君三世。皆爲金壇縣學生。金壇自明以來。爲海內制義名家之藪。至君考及君。皆善其事。君尤爲學使者所賞貴。而皆不遇於舉場。終身以訓生徒爲事。其訓必使以讀經爲根本。與講授熟復之。唯恐有弗達也。朝夕課之。多方以誘之。唯恐已力之餘。而弗致也。其後學徒多成立。而君

抄甚

子玉裁遂以經學名天下者君之教也君三十二而孤至八十九歲矣思至則悲哭博陵尹學使會一嘗召諸生與言志君曰生無能惟願不忘父母而已君以恩貢入太學以玉裁爲巫山知縣得封職年七十而玉裁歸養自金壇移居吳閶門之外于是又二十餘年君嘗步遊郊野或至十里之遠而獨未嘗入蘇州城其遇人無貴賤長幼率怡如也年九十而見元孫嘉慶五年吏上於朝賜扁曰七葉衍祥又賜銀幣嘉慶八年六月十四日年九十四而終君娶史孺人生玉裁乾隆庚辰科舉人巫山縣知縣玉成丙午科舉人桐城訓導玉章

貢生玉立副榜貢生女一適江都村士彬孺人亡繼娶錢孺人無出亦先君喪孫七曾孫十二元孫二君之卒自吳已返葬金壇治西大壩頭銘未具嘉慶十二年姚鼎追爲之銘曰

篤於慕親宜有後也忠於訓人宜繼道也和於治身宜康以壽也歸娶故鄉藏斯寶也銘之以信用貽遠宙也

○中議大夫太僕寺卿戴公墓誌銘

并序

嘉慶十一年五月甲午故太僕寺卿揚州梅花書院山長長興戴公卒于書院喪歸湖州次年其子以公行狀求桐城姚鼎爲公墓銘鼎與公皆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系以梅花書院山長
與黃善西相國相
輝映

科進士也。是年成進士爲京朝官者蓋六十人。而浙江最勝逾二十人。長興戴公在工部時。浙江有二戴以公年少羣呼曰小戴公。每同年聚會。戴見公溫溫寡言說而謙謹。讓人知爲長者也。其後十年。仕京朝者。或出或死亡。戴以病歸。留者十餘人而已。戴既歸三十餘年。又加少。其末歲在朝者三。皆浙江人也。錢塘費相國淳。富陽董相國誥。及公是已。旣而聞公去。又聞其亡。迄今同年生合計內外朝野。不過五六人。而戴最爲篤老焉。昔鄭康成以比牒并名者爲宰相而已。樂論贊之功。有日西方暮之嘆。余之無聞。安敢比於康成。而草澤之中。犬

數行感說

馬之齒未盡。彌見同年之摧喪。則感又有逾于鄭公者。是可悲也。公諱璐。字敏夫。曾祖諱容。贈通議大夫。祖諱永椿。雍正癸卯科進士。江蘇按察使。考諱文燈。乾隆丁丑科進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公所歷官。自工部都水司主事。再擢至郎中。遷湖廣道御史。禮科吏科給事中。鴻臚光祿太常三寺少卿。通政副使。太僕寺卿。嘗爲乾隆甲午科廣西鄉試考官。充文淵閣詳校官。其爲人謹飭奉職。不求苟表異爲聲名。以資平進。至三品。而家常窶乏。諸子遊幕。乃得爲生。終不爲取贏計。故年六十有八。而客歿于揚州。茲其可述者矣。夫人沈氏。子錫衡。

崧申鼎恒鼎恒嘉慶戊午科舉人女四孫三銘曰
德有常進有方至九卿無辱行承世祥能文章貽後生
遠不亡歸娶牆於此藏

新城陳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吉冠字嘉甫新城陳凝齋先生道之第十三孫而
薊莊孝廉守譽之長子也才雋好學少而篤慎未嘗有
子弟之過爲文英異出疇類中乾隆五十四年江西鄉
試後遭母吳夫人喪哀毀甚旋感疾卒於乾隆五十八
年十一月朔日年二十七妻楊氏二十七爲發三子曰
效會敬會敬會凝齋先生之門多賢之門也余於凝齋

先生及其子孫大抵識之獨未見薊莊父子以書通而
已而於嘉甫甫知其才旋聞其喪茲可悲也嘉甫工書
法尤善八分余得見其所書文字數種勁厚有韻非常
人所能逮薊莊旣痛子亡乃盡取其書刻於石厝於一
室陳其生平所好凡硯書策於室內薊莊每往徘徊及
暮慟而返於是者數年嗟乎觀薊莊所以思其子不能
忘者如此其子賢可知也今薊莊葬於於所余哀
而爲之銘曰
家有則承以克維俊特天才騫藝有妍奪厥年藏之厚
銘之壽宜昌後

中憲大夫陳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并序

君陳氏諱守詒字仲牧世為江西建昌府新城人君祖
世爵以富而好施稱於江西自是累世皆然其居中田
 邨故天下稱中田陳氏君考諱道乾隆戊辰科進士不
 仕而篤學植行於家世稱凝齋先生君為凝齋第二子
 其人勇于為善嘗首出財建立義倉於所近邨落春借
 秋收至今民賴其賜在京師買宅立為新城會館乾隆
 五十年甘肅官以冒賑事多被戮其家屬不得返君
 出金使人至甘肅為贖罪且助使返至於朋友急難之
 誼尤厚嘗分宅以居鉛山蔣編修士銓君少擁先世遺

世爵二字不知何人改

財屢費至暮年遂竭盡矣遇事有所欲施而力不供輒
 咨嗟不樂蓋急於濟人者固承其家風使然而亦君天
 性也君仕為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安徽太
 平府知府河南陳州府知府其在官與人誠信慈惠猶
 鄉里然凝齋凡五子余識其二其一君兄金衢嚴道其
 一君也金衢勵亮疏達而君恂謹皆君子人也君守太
 平時肅居安慶書院君來訪自是相知及君自陳州告
 歸余尚在安慶送君江上別九年而君以嘉慶十四年
 十一月甲子卒於里年七十八昔金衢最早喪而其後
 今多貴顯君生亦未及盡君志天固昌其後世使大成

君志歟君夫人魯氏封恭人前卒生子二舉人光祿寺
署正煦嘉慶辛酉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用
光側室胡氏生寧州知州繼光方氏生璿光湯氏生瑾
光君沒時有孫十人某年月日君子葬君於 以書
來請爲銘銘曰
仁人之族固靡彘也愉懿有士其可好也親賢樂義鞠
無告也不擁其貲施以好也衆欲其存耆未耄也鬱其
餘慶後久報也

惜抱軒文後集八

墓誌銘二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姚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令儀字心嘉別字一如先世自浙江遷婁縣曾祖
諱天麒祖諱士英考諱宗侃三世皆以公貴贈通奉大
夫四川布政使公少爲松江府學生乾隆四十二年爲
選拔貢生次年朝考一等引 見以知縣用發往雲南
至則攝祿豐縣事值易門缺官上官令並攝事皆辦改
署尋甸州總督誠嘉毅勇公福康安見公所爲賢之時
四川有亂民爲患福公移督四川乃奏以公從幕府其

後繼福公爲督者李公世傑孫公士毅皆知公賢俾令
犍爲仁壽晉石砮同知又從將軍鄂輝進討西藏廓爾
喀兵行人迹不至之地亘寒巖谷之中爲儲峙供頓皆
辦鄂公本四川總督也以罪降而孫公士毅復爲總督
福公爲大將軍同征西藏而異路皆以書招公公以旣
許鄂公從之不去而任事彌力

上聞亦義公乃

賜花翎旋擢雅州府知府及功竣又調成都府知府其
後川東湖廣苗民爲亂福大將軍又往征檄公至軍初
福公以公於西藏之行不就其招爲愠也旣而意解及
征苗軍中事率與公謀公言無不盡屢有功矣會大將

軍輿人毆都司徐某於營門裂其衣公叱止之不聽公
乃擒杖之一夕死大將軍頗憾抑其勞不進官其時大
將軍從人暴橫甚軍中皆倚公爲重公旋以勞疾請假
而大將軍亦薨於軍其後四川達州白蓮教復爲亂及
威勤侯勒保爲總督又檄公入幕當嘉慶二年三年與
賊連戰公皆與謀畫以戰捷所獲俘囚公承鞫其無罪
獲釋者不可勝數威勤公旋被逮其時公晉官四川鹽
茶道矣而未之任乃護送威勤公入都旋釋罪又與偕
返而威勤復權總督事其時數大帥相峙公皆與相知
于間勸以和一言甚忠盡諸帥多聽功成寇殄四川以

平敘五結撰

寧嘉慶六年公乃涖鹽茶道任逾四年擢四川按察使
次年擢布政使公生平在軍中時爲多臨民時雖淺輒
有績當爲縣令善平獄訟方孫公士毅爲督禁民間小
錢法峻幾廢市公乃急發倉穀令以小錢若干易米若
干錢收而民靖孫公大善之令各屬以爲法其知成都
府歲祲請發倉粟大吏持不可公身任請必償卒以濟
民每冬月設粥廠以食餓者及春逮爲監司令各郡行
其法至今四川賴其賜其爲按察使也數月清釐積案
六百餘事然亦積勞自居軍中已常失血暮年遂亟嘉
慶十四年十一月癸未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夫人許氏

生子二椿樾皆諸生公持身廉而厚施於族黨故舊少
能文工爲書至老不倦於學嘗謂鼎知爲文以書交使
其子論學就鼎然未及見公而聞公喪矣其子扶柩歸
葬嘉慶十六年十一月甲申窆於青浦縣三十八保一
區二十八圖罔字圩鼎爲之銘曰

愉愉有文侃侃其武不辭險艱不憚疆禦內靖外襄不
以功詡柔撫勞民作藩西圉不竟厥緒銘告來許

○資政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寧化伊公墓誌銘序并

公諱朝棟字用侯汀州府寧化伊氏也當雍正乾隆之
間寧化有雷副都御史鉉陰先生承方以朱子之學講

於里中勸教學者公少以二人爲師友故其生平言語動作不苟而於取舍進退常有以自守也以拔貢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鄉試己丑科成進士其間嘗處極困將會試而無資邑令方重公有富子被逮請公一言解之而酬百金公執必不可既成進士分試刑部補安徽司主事諸城劉文正公最賢公欲薦舉而文正歿其後歷員外郎郎中皆計俸須次而僅得之公治曹事甚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說或不而公不爲易故自分發刑部二十年乃擢浙江道御史爲御史一年轉戶科給事中嘗奏對

純皇帝知其賢於是五轉至光祿寺卿且將重用之而公遽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去職年六十有五矣是時公長子秉綬以進士爲刑部主事於是予告養疴於京師又逾三年爲嘉慶元年扶掖以與公卿干叟之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公從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姦民歸善博羅屢有爲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謀大吏特諱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兵靖亂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公以謂子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爲侍臣不敢隱草疏將奏之會後總督倭什布至聞吏民所論

皆同公言。乃頗奏陳其當得罪者。而秉綬因以得釋。後爲揚州知府。公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六日卒於揚州官舍。年七十九。公事親孝。居喪盡其哀。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自少好讀書。既病去官。作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高韻逸氣。日賜硯齋集四卷。夫人羅氏。二子。秉綬。秉徽。始公爲刑部主事。兼爲刑部郎。直四庫館。與公未及相知。後乃知公子秉綬。公喪將歸葬。乃先爲墓誌。以授其子。公家世俱詳。兼所爲公祖贈光祿誌中矣。故不復出云。銘曰。

居約有恥。既貴靡肆。葆茲常度。淵乎君子。其道有承。其學有嗣。其歿無憾。安宅桑梓。

○禮部員外郎懷寧汪君墓誌銘 并序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次年其孤浦奉柩歸葬於懷寧。先以書請余爲之銘。嗚呼。學之敝甚矣。世俗說經者。不務講明。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己之私名。搜取隱僻爲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爲博。而不必其當。好惡黨讎。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而以博聞強識。滋其非者也。君少稟承宋儒之言。行已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

小者未嘗一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嚮而信且好焉
因推明其旨將以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爲學
矣。余始未識君居懷寧敬敷書院時君來偶見余說詩
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說謂爲后妃求賢作
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說耳君因探懷出所著說則意正
同余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師中乾隆五十三
年順天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
其後君改官禮部主事擢員外郎以公事被議旋復待
缺遂卒君所讀經皆有札記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
五十餘所欲爲者非第如今八卷也君深識天下事利

病遇義慷慨敢爲使耑行一方施於政事亦當有可觀
者惜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沒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
諱周煜父諱文墀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三時浦時漣時
泰孫 銘曰
篤行好學義之徒志遠事鬱失士模後百千歲敬厥墟
沐椁中瘞非俗儒

○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瀘溪縣教諭

楊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芳字仲篔先世撫州臨川楊氏自臨川遷金谿居
鵝塘里累世皆以學行爲儒而率終於諸生曾祖諱遴

祖諱曰遷考諱毓淇君生幼而三世皆喪惟曾祖差晚撫教君至十歲而已君於危子孤處之中矯能自立一日發父遺書慨然涕泣思究學乃窮日夜治諸經悉通其義遂爲諸生雍正乙卯科乾隆癸酉科再以五經爲鄉試副榜貢生君平生手鈔五經至四五通而寡著述曰士貴於經所云行與副耳若傳註則前儒備矣故其處家盡孝弟之誠雖貧不較於財雖勞不表於衆其持身能極儉約故能介然無求而室家安之於交朋友誨弟子必以誠信士羣推其文行矣而終屈於有司乃選瀘溪縣教諭君在瀘溪以身訓士尤以敦倫紀惜廉恥

勤職業爲亟非公事未嘗謁令亦不輕受人謁士有見枉則告於令直之其人來謝卒不見文廟敝君勸修於瀘溪瀘溪人素重君聞君言皆應值積雨竈無薪治廟材者或束木枿以遺君君拒不許至今瀘溪人言官于彼者曰如楊學官乃君子已君之瀘溪年七十矣數年遂歸歸五年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卒於里年八十未沒時以子護貴封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卒後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夫人同縣李氏生庠生韶繼配同縣聶氏生乾隆甲辰科進士江寧布政使護乾隆辛卯科舉人謨皆贈太恭人李太恭人先君

卒已別葬。聶太恭人君卒後三年卒。年十一。其爲人慈仁恭儉甘貧善承君志愛韶甚於已出之子嘉慶元年 月 日葬君於 聶太恭人耐焉銘曰秉義嚴飭誦經行則內行靡忒善羣而貞不伎而清君子之能德充仕狹闇無著業光闡嗣葉有配仁厚偕厥老壽同藏茲阜

舉人議敘知縣長洲彭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希韓字玉擎長洲彭氏自順治丁亥科進士長寧知縣瓏生翰林院侍講定求侍講生鄉飲大賓正乾大賓生兵部尚書啓豐侍講於康熙丙辰科尚書於雍正

丁未科皆以會試殿試頻第一名授修撰故天下稱盛族必曰彭氏自大賓以上四世皆贈如尚書官尚書長子爲舉人曹州府桃源同知紹謙而君又桃源之長子也昔侍講撰儒門法語以教子弟爲修士而君幼尤端謹明惠能讀先人之書尚書以爲喜乾隆乙酉科中江南鄉試舉人時君考已仕山東爲令君往來官舍奉侍之暇偶言商政事必當理君考旋以卓薦升曹州府桃源同知未之任省親乞歸歸六年卒其時尚書里居尙健也君治喪事旣閒則奉大父惟謹其後值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蘇州紳士建迎 鑾亭館三

處君以尚書命任其事甚修備其年尚書入都祝
及返君皆侍焉四十九年又值南巡蘇州當有修建
計費頗廣於前衆欲以畝派君曰蘇賦固重矣紳士迎
鑾紀恩而費及小民不可吾曹捐之慎用無糜可
也衆曰善初君嘗爲四庫館謄錄旣竣功議敘當得分
發知縣矣以尚書春秋高不欲離故未就是年夏尚書
遂捐館君以冢孫視疾及喪皆如禮然君傷甚自是亦
病遂里居不復出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四日年六十
三君爲人誠厚端凝而明敏於事有就謀者語之必盡
其道任之必盡其力輯宋以來儒者之說時取自省曰

退齋日錄君叔父紹升以開敏堅卓之資融合儒釋爲
義世所稱二林先生也君自幼與同塾讀書中歲講論
皆資受其益而君持論終守家法不渝所謂善學柳下
惠者與君工文善楷書暮年旣病終日危坐讀書如常
時以迄於卒娶顧孺人生澧州石門知縣蘊琨繼娶吳
孺人生女一再繼娶孔孺人生候補縣丞蘊琳庠生蘊
燦女二以嘉慶十年月日葬君吳縣太平鄉梅
灣山麓桐城姚鼎爲之銘曰
植行篤養志卓才可遠服施一剝葆厥澹邈靡不足繼
前修躅遺後福藏君茲寶鞏且隲

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王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廷言，字顧亭，婺源王氏。平陽府同知諱文德之子。候選縣丞諱士鏡之孫。兩世皆贈中憲大夫。君才通曉世事，而性清遠，喜文章，耽禪悅，嘗仕爲河曲州知州矣。又晉順德府知府矣。兩地皆有政聲名跡，而在順德值歲饑，君於公帑振救之外，又自出財以施貸，所全者甚衆。上官尤稱之，以爲賢，將更薦舉，而君以目疾不痊，遂請告去官。君始家婺源之漳溪，遷居饒州，旣乃定居於江寧之西南郊，故於江寧婺源事有當爲利民者，君皆以鄉里之誼任焉。立積倉，興文社，今入婺源塗中，有溪

橋數處，皆君建也。君兩弟工部員外郎廷亨、通政副使友亮皆先卒，而君獨壽。嘉慶元年入都，與皇極殿千叟之宴，賜綺鳩杖，自是歸不復出。鼎來江寧，與君知十餘年，其家有樓臨江上，置積卷，每凜秋氣，霽，要余登之，眺臨空曠，爲說無生之義。其平居禪誦之餘，吟咏而已。尤喜余詩，多能舉其辭，而余或自忘也。所著有自娛草若干卷。嘉慶十二年正月四日卒，年八十三。娶江恭人，無出，繼娶戴恭人，生子二，長候選主事汝成。先君卒，次候選中書舍人芝祥，女五。君夙愛饒州之山，命必葬是，以嘉慶十年 月 日葬。鼎爲銘曰：

婺源重巖，黜歛之南。王氏祖居，自宋秘監，數十其世。衣冠庸繼，君才卓興。北遷江裔，秉持符竹。布惠熒獨，養志懸車。邈焉高躅，里懷其厚。曰俊以壽，藏棺茲阜。銘貽無朽。

朝議大夫臨安府知府江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濬源，字岷雨，懷寧江氏。曾祖諱守侗，祖諱汝湛，考諱嘉椿，祖考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以縣學生中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四十三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晉員外郎，又晉稽勳司郎中，兼考功事。君在考功十餘年，貨賂不敢及門，吏不敢爲姦弊。乾隆五十八年，出爲雲

南臨安府知府。臨安邊遠，民寡知義，君一以道理諭之。訟者至，君呼至案，與言如鄉里，至不可教，乃威以法。有兄弟以財訟者，君爲言骨肉之誼，其辭痛甚，言未終，訟者泣涕求罷，訟復於好。後訟者益稀。臨安所屬夷氓土司十，掌塞十五，舊土官謁知府，其儀嚴甚。知府坐堂上，如神堦下跪拜，惶迫不聞一言而出。君獨接以和易，賜坐與問，夷情具悉。土官感恩，奉命愈謹，而事大治。居寡燕樂，廚舍蕭然，優人跡不至其郡，而境內小大績無不舉。縣皆立義學，爲立法甚密。任內公私修橋梁，至五六十。君自爲文以記臨安民，以爲榮。嘉慶二年，貴州興義

苗爲亂蹂近雲南君調土練防禦賊不得入境後二年君護迤南道值大兵勦猛猛土司君駐威遠督理防勦有功以卓異薦入都既引見反臨安待陞君以年七十請致仕歸後五年爲嘉慶十三年九月辛巳卒於家君少工文章爲諸生時嘗事劉海峯先生聞古文法著介亭內外集十二卷介亭筆記十卷其在臨安澧社江六蓬渡有螞蝗之孽時覆人舟君爲文祭神其夜大風雷鳴若有物隕墮崇竟滅人以配昌黎之告鱷云在威遠時作邊防四篇其言守邊利病尤具在考功時爲己酉科陝西鄉試正考官取士稱當焉娶胡恭人同里太

學生熾女事寡姑趙太恭人最孝趙太恭人謂孫女作婦者宜效之又能以勤儉助夫爲廉嘉慶四年 月卒於臨安官舍年 十生七子甲寅科舉人彥和己酉科舉人景綸附監生郁才監生景綬候選縣丞甸附學生景紱廩生爾維君喪時有孫十六曾孫六嘉慶十五年 月葬君於縣西北四十里辜家冲山麓胡恭人祔桐城姚鼎爲之銘銘曰

講仁導義德被邊邇以及夷裔樹績佳吏內原儒藝有助賢嫿稱其翟莠爰安同瘞

吉州知州喻君墓誌銘

并序

喻君諱寶忠字元甫祖曰懋達考曰世岸皆以君仕知縣贈文林郎先世爲建昌府新城縣人君考遷居南城矣子孫猶貫新城籍君自新城學生中乾隆二十四年江西鄉試三十一年成進士君先以大挑一等得知縣成進士後乃分發廣東所歷河源陵水石城翁源四縣署南澳同知化州知州事嶺外命案好爲詐僞吏每爲所罔君察傷泣獄能盡其聰明究其情曲又婉喻理義使之心服焉在石城值大旱災君首捐財市米且勸富民出賑設粥廠七每鄉民所出米卽賑其鄉不足則取於縣又爲平糶施醫藥棺槨之法甚詳民賴以濟是時

君積勞數月而鬚白以卓異擢山西吉州知州未一年遂告歸時君年六十矣君少工文章在廣東四爲同考鄉試多得士及退歸衆推之主盱江書院成益多才君之歸也居於南城嘉慶十一年卒於南城年八十二配鄭宜人前卒生子三宗衡縣增生崇緒國子監生皆卒崇勳乾隆乙亥科舉人爲安仁縣訓導側室陳氏生子三宗崙以縣學生舉優貢候選知縣宗嶠江蘇從九品宗嶧女九君卒時有孫十一曾孫二

年 月 日

葬君於

銘曰

奉職能持已清文可稱壽旣登子若孫殷當興書藏壙

後必徵

朝議大夫戶部四川司員外郎加二級吳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元念字在宮桐城吳氏曾祖諱子雲順治乙未進士河南提學按察司副使祖諱祖佑浙江安吉州知州父諱文炳候選州同知母馬太恭人生六子而君爲長年二十餘而孤君撫諸弟成室治家有法不貪而殖君始仕得雲南建水州知州有善政有土官亡有子而其弟欲奪其襲位構訟弟以金置酒饗饋君君召兩造升堂開甕出金罰使修橋而斷以子襲鄰州有盜越境至

爲君獲君以與其州官而不居其功數年擢戶部四川司員外郎二年告歸里居凡三十三年嘉慶八年正月乙未卒年八十君爲人長者訥言而和易里人多愛君其生平無妾媵居京師時以妻子侍母於里與姚鼐同賃一宅而分居之朝夕談無間鼐後君四年乃歸鼐自歸里多居書院不復與君長聚然時念君及君喪而鼐故人盡矣夫人左氏懷來知縣世壽女能佐君以成其志生子二候選訓導金榮監生承露女三孫九夫人卒於乾隆五十三年 月 日嘉慶九年三月 日合葬於縣治東南十里方莊之原鼐爲銘曰

質素寡競以簡居政民樂以幸懸車既定優游多慶年
耄身竟其族方盛繩繩子姓有配維稱永偕幽賈

順天府南路同知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會份字安履桐城張氏祖諱廷南川縣知縣考
諱桐萊州府知府君本諸生能文章而爲吏勤明有斷
所至民以便安始仕爲寧晉知縣遷南皮皆有能績遷
大興畿首多貴人勢家君秉法請託不得行尤著強幹
名擢順天府南路同知其績益起京師達官知其才將
大起之而君以淀水漲親往護文安隄自夏迄秋晝夜
勞憊隄得固而君得疾次年疾進以乾隆四十一年五

姻姓
而志
其祖
名思

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五始君妣姚恭人姚甯從曾
祖姑也君娶姚宜人甯從曾祖妹也當乾隆二十八九
年甯在京師君需次吏部與少詹事會敞三人同居一
巷日夕相對意密甚甯遂以女許君幼子君後出仕爲
縣復入爲大興其年少詹事罷官去君擢南路距都城
三十里甯與君相見猶數夫遠宦數千里而婚姻得相
依近此人生不易遇可幸者也然甯以乾隆四十年去
京師次年卽聞君喪又次年而詹事亡君有三子長元
輅爲廣西巡檢病歸次元輅以嗣君兄會次元輅甯
女壻也君沒後九年而喪吾女又無子悲夫人生倖得

可快之事何其少而不幸可痛之事何其多也君始葬於縣治北山以有水泉之害嘉慶十年 月 日改葬君於 之原姚宜人耐、鼎念君才優年絀不獲大展於生前而沒後又多可悲者因銘以寄吾傷焉銘曰
殷哉畿輔難治自古矯矯強武卓不可侮遐矚長撫而中折殂天道何主孰昌孰隳孰抑孰阻擇是安土蕃祐厥後銘是魯耐其信其庶

知縣銜管石碑場鹽課大使事師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問忠字恕先師氏本居山西洪洞明初從黔寧王定雲南以功得世襲指揮使者曰毓秀始居於滇其後

乃有定居大理府

者至君凡七世君之祖諱可植

考諱行甫爲縣學生君十四歲而孤子立無伯叔昆弟貧以耕食欲奮於學而姿魯讀書不得入君愈發憤且求禱於神一夕寐若有人以刃剖胷取其心濯之寤悸猶若痛然自是聰悟文冠其儕旋入縣學乾隆六年中雲南鄉試第二名試於禮部數不利丙戌科試後挑晉寧州訓導四歲吏部取入都旋授爲長蘆樂亭縣石碑場鹽課大使於是居樂亭二十年乃歸歸居八年而卒年八十有五君有文學才識屈居下職然不以爲忤意遇人甚和易至非義則堅不可犯樂亭令以竈戶地誣

爲荒地招姦民而市之竈戶訴於朝人知令之不直也而多爲之地者君以實報上官且持之甚力上官謂之強項場官然終以君議正不可奪也卒以地歸竈戶其持身儉甚衣履敝不易曰苟欲華侈一至不給則敗所守矣娶金孺人生子翼先君歿繼娶任孺人生子範君以文章教弟子多成名者而範亦中甲午科雲南鄉試第二名今爲安慶府望江知縣有聲矣天蓋報君於其子也範已葬君使鼐補爲銘銘曰
其學天啓其行人躋官偃不起誼植弗毀昌後其後旣安幽里銘貽萬祀

中憲大夫開歸陳許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彭公墓

誌銘 并序

公諱如幹字天培惠州陸豐彭氏也其考諱名史雍正壬子科舉人登乾隆乙丑科明通榜爲江川縣知縣以公貴授中憲大夫生七子公第四兄弟從雲南官舍爲學精甚乾隆己卯科偕次兄如槐登廣東省鄉試榜公於丙戌科成進士而以榜前大挑二等得高州府教授遭憂服滿乃以甲次得汝寧府汝陽知縣公驟爲政卽明達多惠利以緝獲江南阜陽盜首引見詔以同知題補還治未及擢值新蔡縣民李釗爲亂圍城公率

衆援之賊駭散公佐上官追討親往麻城界捕獲盜首二人旋署陝州事捕盧氏姦民常禮繼擢南陽府同知上官謂同知雖尊於令而任則簡方賴公才治劇俾仍攝縣事公治縣益勤且惠民益欣之遂攝歸德府既而以監運糧引見命擢知府授汝寧府當公在汝陽既多惠政而營辦災賑所濟溥密民尤賴之故重至爲守衆皆喜而公亦樂爲之勞勩百務皆舉適值歲豐民皆謂公爲貽福云調開封府其治猶汝寧而以居首府雖異郡事時治及之所予奪輕重悉適當嘉慶之初湖廣亂民起連及河南開封設軍器餉運之局公督理無

不備又嘗赴軍營值內鄉浙川有賊率兵往夜馳三百里賊不意悉爲禽得而後入城民始知官兵之至以是功奏賞花翎息縣賊民張雲路爲逆有梁國幹者素與相識而投公前願自效人謂是爲賊偵不可用宜殺之公曰觀其形辭非詐也待之厚卒禽雲路者國幹力也以是功上令加道銜而頒御物賜之旋授開歸陳許道職兼理河事國家數十年內屢有河患矣而公在任三值焉嘉慶四年決儀睢數月而塞八年秋決祥符逾月而塞冬決衡家樓其患最鉅逾半年乃塞天下所謂衡工也公皆在工所相視形勢之便籌思導

塞之宜指麾畚揭之事不避風雨昏夜故功每易成卒以督辦衡工引河勞瘁致疾猶勤不輟以至於沒是爲嘉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事聞詔謂公淡悉河務實心任勞力疾不移致沒工次故加恩賞給按察使銜異數也公持躬有節而厚於待族戚交遊天性明果而行以仁恕久在河南稔其風土所舉必爲衆便賴既亡公私皆慕思之夫人劉恭人繼配葉恭人皆先卒子十應熙應燕爲瑞州府知府應燾應杰候選員外郎應煦候選知縣應陽應勳應照應煥應葉恭人所生子六側室白氏生應陽側室劉氏生應照以下

三人也女三孫男八孫女四公之子以嶺南道險遠不能歸葬葬公於江寧之

而移家從公墓焉爲

嘉慶 年 月 日姚鼎適在江寧爲之銘曰

才勇德善理煩靖變姦亂息宴厥用未盡勤國身殞

天子惜閔其功在民其道可循子孫振振秣陵原土

興伏龍虎宜爲藏所

贈朝議大夫戶部郎中福建臺灣縣知縣陶君墓

誌銘 并序

君諱紹景字京山先世彭澤人也宋端平初有自彭澤官江寧者曰細三後遂居江寧東南鄉今謂之陶邨居

陶邨若干世遷居城內者曰可能。是爲君祖。以君貴。贈文林郎。君考諱勳。以君貴。封文林郎。又以孫敦仁貴。贈奉政大夫。君之少也。以孝聞。母疾。割肱以療之。而愈。讀書勤苦。逾人工文章。以庠生中。乾隆三年戊午科。江南鄉試第一名。閱數年不第。選雲南大姚縣知縣。調永善。遭艱歸。服闋。補福建松溪知縣。調臺灣。其在雲南。民風陋樸。君專以德化。有訟者。反覆勸諭。民輒悔改。及至閩。民詐狠健訟。君乃嚴法繩之。其邑亦治。君在臺灣。常署淡水同知。皆有績。以海疆任滿。當擢官去。臺灣民素戴君。爲立碑頌。然君經涉海洋之險。厭吏事。不待擢而遂

告歸。其在鄉里。溫溫長者。口未嘗稍言人之過。嘗論文在雲南。福建。皆嘗爲同考官。多得佳士。又開設書院。以啓其秀俊。士皆賴其誘進焉。君之歸也。年四十餘。優游閭巷。復四十年。又值戊午科。乃重赴鹿鳴之宴。世以爲盛事。又逾二年。爲嘉慶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終於里年九十一。夫人詹氏先卒。子二。保德州知州敦仁。國學生敬修。孫十人。渙悅。濟慎。皆嘉慶丁卯科舉人。君始以子得封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矣。身後以渙悅爲戶部郎中。得貶贈朝議焉。嘉慶十五年。與詹夫人合葬江寧安德門外林堂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才俊之興君冠以稱出宰殊俗優優吏能其德無矜宜
壽之增載貽後禩餘慶其徵

惜抱軒文後集九
墓誌銘三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

并序

自劉海峯先生晚居樅楊以詩教後進桐城爲詩者大
率稱海峯弟子然吾謂爲詩自有性情非其性情雖學
不能善李君僊枝字寶樹遊海峯之門學其詩而似之
孤介自喜爲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爲園池植竹
樹自娛稍稍積錢卽出遊覽山水遠絕城市其性情真
詩人矣乾隆五十八年余在江寧君忽至問所自來曰
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遊月餘塗間未嘗與人談語

抱犢蓋未嘗先
此且未移其行
也

今將歸過此來見君耳。因邀余至其家。後余歸里。以君居抱犢山。去城猶百里餘。未及往也。而君旋卒。卒後君從子宗傳述君意。欲余志其墓。余以君之可稱述者如此。因許銘之。君祖熙載。父光璐。娶王氏。卒於嘉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六十四歲。抱犢山人。其自號也。銘曰。大江之北。浮渡之東。抱犢窿崇。是為詩人之幽宮。林高谷空。寥寥冷風。如或吟嘯於其中。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并序

太恭人常州宜興許氏女。武進孫氏婦。考諱建。康熙辛卯科舉人。廣西義寧知縣。舅諱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

部主客郎中。夫贈中憲大夫諱枝生。主客之第三子也。少而父母皆喪。其兄鳳飛為恩承州吏目。攜至廣西。義寧見而愛之。遂以女與之。為贅壻於義寧官舍。二年生子孝勳。又二年贈中憲大夫卒。時恩承已前喪矣。而義寧無子。度兩姓後皆無依。頗欲奪女志。太恭人以死誓。且曰。女在何。不若兒耶。數年義寧卒於官。太恭人奉父夫兩柩。踰嶺嶠。沿湘越洞庭。歸於江南。訪求武進孫氏。僅一宅而五世同居之。太恭人分有敝屋兩間而已。以宜興贈嫁田易之於武進。得二十餘畝。不足供食。於是晝則紡織針黹以助食。夜則課子讀。子有過必撻之。撻

畢必大慟其後孝勳中乾隆丙子科舉人又後十年得
句容教諭太恭人從武進至句容乃命以武進田爲祭
田日子有薄祿吾田宜奉公矣又後二十三年孝勳爲
河曲縣知縣其時太恭人之孫星衍以丁未科一甲第
二名入翰林矣太恭人乃從居京師其後星衍爲兗沂
道孝勳亦請告從太恭人居山東後星衍以母喪去官
再起爲山東督糧道太恭人乃又與子至德州嘉慶十
年六月十九日卒於德州官舍年九十八其平生嚴整
不苟言笑而御下和恕未嘗以重語詈之體素健彊當
星衍去官居金陵燕山侯祠祠有假山小樓太恭人年

九十矣時輒不杖登之至於終壽而神明不昏也居武
進時歸葬其父宜興母亡又葬其母及子孫旣貴矣命
買田宜興供許氏祀而孫氏家祭後必祭許氏以報義
寧德焉始以節孝舉得旌表卒以子及孫貴累封至

太恭人子一孫三星衍星衢星衢嘉慶十年十一月
日孝勳葬之於武進夾巷口耐於贈中憲之墓桐城姚
鼎爲之銘銘曰
懿女少罹淳閔酷矣秉節濟危峙斃獨矣忍寒與飢命
子穀矣天褒以壽康食祿矣同穴於茲貽裔福矣

王母潘恭人墓誌銘并序

潘恭人者，通政司副使王公友亮之配也。通政家本婺源而居江寧，故娶於江寧潘氏，贈武德騎尉安慶衛守備朝士之女，年十八歸於通政。事公姑能恭以承意，事夫能任家事之煩，俾通政得專力以成其學行。當通政仕於京師時，通政母林太夫人在堂，恭人侍之於家，代衆多婚嫁未畢，尚留里中。王氏故富室也，及通政仕而家已落，官愈進則貧益甚，然人猶以富家觖望之。惟賴恭人摒擋經營，以供京師及里中之用，其所任有甚難者。通政於乾隆六十年以給事中巡視南漕，至揚州，恭

人乃一往揚州，蓋夫婦不相見者十八年矣。於是始一遇，而逾二年通政卒於官矣。恭人三子，時長者行恕，既喪，次麟生，終父喪旋亦喪。恭人撫兩嫠婦及季子諸女，悲哀勞苦，整理其家，常如一日。自奉極薄，而與人惟恐不厚。年既老而早暮治事如少時，凡姻親中外見之者，未有不歎其賢而愍其瘁也。又後將十年，季子鳳生，乃仕爲浙江通判，三署府同知，恭人從之官所。於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於杭州，年六十九。恭人事佛甚謹，而慈仁恭儉，出於天性，喜言人善，聞有言人過者，必正色止之。雖婢僕未嘗重詈也。六女皆適士族，其季庶出。

也。恭人愛之甚，以亡而慟，故病遂至亟。有孫一世林、孫女四、曾孫二。當通政之亡，鼎為之銘墓矣。嘉慶十年月一日，其家將以恭人合祔，復請銘焉。其家世已詳於通政銘內者，茲不復具云。銘曰：

賢者勞智者憂，男外勤女內修。懿恭人敬有謀，視室中有與不厲。黽勉靡安媿，昌厥家貽多休。惟母德不可酬，銘厥藏慰明幽。

張母鞠太恭人墓誌銘 并序

太恭人淮安鞠氏，候選州同知諱文燦公女。年十六歸於銅山張氏，贈中憲大夫彰衛懷道故宿北河營守備

姜側室也

諱瑞，贈中憲適夫人王吳兩恭人皆先喪無出。而上有母王太恭人，惟鞠太恭人至，能敬事以助中憲之孝。生子裕慶，十一歲而孤，卒能教督以成其才。仕至河南彰衛懷道，而太恭人被國恩晉封焉。始贈中憲，復有歸陳兩孺人，各生一子，一裕福、彰衛兄也。一裕臣、彰衛弟也。皆繼繼喪母，太恭人撫育教誨，其意誠至。三子若一，其後又成就福與臣之子，皆並登仕籍矣。當贈中憲之亡，家貧子幼，太恭人茹苦勤力守之，以至於仕既貴而筋躬如故，戒約其家勿侈費。至於施予親族內外，則以時而加豐，惟恐弗至。平日愛子甚篤，及裕慶以逆匪自

川陝擾及河南，從巡撫入營壘，擒捕勁寇，如是者三年。太恭人時勉以盡力效忠而已。母念已也。河南屢被河患，裕慶以府通判莅功防護，及治衡家樓河口險工，尤勞瘁。太恭人勉諭之，終不及私。故子之績成，官擢而封加母氏。世以為宜。太恭人壽至八十，於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彰衛道官舍。裕慶自銅山遷居金陵，故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葬太恭人於上元縣東五十里張官山之陽，以狀示姚鼎請銘。太恭人一子得不考何人一孫保成，方幼。一女適宿遷附學生羅璞，璞之子紳從鼎遊。又兼有叔嘗從居彰衛官所甚久。夙聞太恭人誠

賢如狀，故為銘曰：

儼其秉德，賢以壽。子為國材，用未究。恩褒母氏，疊且厚。金陵東南鬱深秀，蒼山四周中一阜。卜萬世藏昌厥後。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兼

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端，字肇之，湖州府德清徐氏。曾祖庠生諱元臣，祖舉賢，良方正。岷州知州諱志丙，考涉，縣知縣，候補府同知。諱振甲，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生而強記明達，涉縣贈資政公始仕江南，知蕭碭清河縣，皆臨河。公年二十，從官佐治，於隄防疏導之法，身習心

解及從之涉縣助挑引河工竣先諸吏阿文成公奉使
在河上見以爲才公於例應選通判卽奏留於河東河
工遂補蘭儀通判逾三年蘭儀改爲同知官卽以公升
任調睢寧及開封下南河同知其間屢遭大河漲警塞
禦得宜河南稱其績乾隆五十八年大計薦卓異護開
歸道印值湖北邪教爲亂從河督帶兵赴湖北界防堵
有功賜戴花翎旋以江南總督兩河督合請以公署
兗沂曹濟道其年睢州河決曹州河涸公豫築河北兩
壩以待水至及睢州決口合河至曹漲甚賴壩以安
今皇帝親政公引見以知府用其冬授饒州府知

府江南總督河督請調淮安府旋加道銜逾年擢淮徐
道值改淮徐道專轄徐州公居任遭贈資政公憂其時
河南衡工河決上憂河事甚命回籍治喪百日

回徐州道任其後令以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公
至衡工決口初塞善後之政皆公籌也是年冬卽補授
江南河道總督逾一年上命設河督正副官以戴
均元爲正督以公爲副逾二年戴公病歸公復爲正其
年冬又改爲副逾一年裁副總河而公復爲河道總督
公自嘉慶十年居江南河督任至是六年明習河事授
吏程功羸緝必如所計躬耐勤苦以趨險急賴以安者

固是為徐公幹旋二
以見引淮濟運之非
升

屢矣。時有議改河入海之口者。公往相視。以為不可。迄
今河入海。循故口。甚利。皆公識之當也。然而大河多變。
非盡人力所可施。而國家以河淮濟運。泛涸。或引濁
入清。漲急。或權輕重。決彼隄。以保此岸。於河道民居。安
得無傷。故公之才。與所處之難。皆上所深悉也。而
國有正法。在任。值有河患。安能引天災。而不為法。受過
故嘉慶十五年冬。遂令去職。仍留工次。公於是每遇要
工。必以身先眾。次年冬。以治碭山李家樓決口。旁開引
河。公任其事。嚴寒積勞。遂至病甚。世謂使其功完事定。
天假之年。必復為。上所褒擢。而公竟不能待。然其

所已見於世者。亦可稱矣。公著有迴瀾紀要。安瀾紀要。
二書。年十二而妣錢太夫人喪。與母弟妹甚友愛。及贈
資政之亡。遺庶子及兩女。皆幼稚。公撫之。悽惻恩勤。尤
至。見者為感動焉。夫人蔡氏生二女。側室張氏生一子
鏞。女謝氏生一子鑽。女公年六十二。以嘉慶十七
年四月初六日卒。以嘉慶 年 月 日葬於

銘曰

河流渾渾。東屆淮瀆。朝治而平。暮忽改奔。效功以人。底
績者天。信維徐公。國之勞臣。載任水官。三十其年。有
勤其襄。有資以安。鬱蘊餘志。曰瘞茲原。

○ 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鄧君墓誌銘序并
君諱巨源字崑發其先高密鄧氏遷居閩宋建炎初有
左正言肅以直言著於宋史其後世屢遷明末居壽州
入國朝有順治丙戌科進士陝西洮岷道按察副使
旭始自壽州遷爲江寧人生貴池訓導煊煊生廩膳生
重及堪重無子以堪子附貢生贈編修鑽嗣是爲君考
君生而好學能文爲江寧府附學生爲人孝弟恭謹其
父晚病偏枯侍疾不離側扶持抑搔數年不懈父以爲
安教子嚴必使近正人延其從叔某爲授讀禮敬甚至
後某老矣無嗣君朝夕饋之食其於宗黨戚友多施惠

君年五十五於嘉慶元年五月卒娶陳太宜人同縣歲
貢生延年之女也君之事父母爲善太宜人能盡力以
相之君族叔某喪於君亡之後而終不失奉養之宜者
太宜人力也持家勤苦儉約及子旣貴猶不改勗以廉
正而已年六十九卒於嘉慶十七年二月生二子長廷
楨嘉慶辛酉恩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寧波府知府君
考及君皆以廷楨在編修任得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
修加三級君妣彭太君贈太宜人陳夫人封太宜人次
廷樑先卒女一適王世琛君亡時已從葬考墓於江寧
城南矣及太宜人沒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合祔

廷楨乞姚鼐追為銘銘曰
篤行好善生抑弗顯其卒光衍懿媛在闈佐志繾綣同
藏鞏楫

周青原墓誌銘 并序

乾隆三十年春 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合江南

士之獻進賦頌者召試於江寧自十六年 南巡至

是三召試士矣是年定為糊名閱卷取中尤嚴而江寧

周君以廩膳拔貢生入試 欽定為一等 賜舉

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君之名乃大著於天下君入都供

職旋入軍機處辦事一夕內直 上偶問得君名

歎曰此吾南巡時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

君者君兩會試未第倏挂吏議君時年才逾三十耳而

意沮喪無仕進之志君故通曉天下利病又善為文奏

既退閑於是四方督撫多請君入其署為章奏而君亦

藉以遨遊徧天下當君之得過以人有來探事者君對

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皆未泄密也吏

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即以不嚴斥探者傅重比鐫級其

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而君獨遠迹都門雖其

居幕府為奏之善多為天下稱誦而身一見枉終放廢

以至於老此天下所共慨惜也君諱發春字弁含其號

曰青原人皆呼之故青原之稱尤著余初於京師見之其文章書法之美交遊中所希見而議論和平與人接恂恂溫良人也余歸里主皖中書院君時來皖得再見甚歡余後至江寧而君尚依君子之桂於皖遂不見而之桂今以君柩歸矣君夫人沈氏賢而早没生二子之桂安徽候補知縣之桐先喪嘉慶十六年十月十日君卒年七十四次年 月 日葬於江寧南吉山之麓夫人沈氏先葬於是今以君合焉爲之銘者桐城姚鼐也銘曰

才高不盡其能名著不究其升智可逮遠而身失其憑惟其君子長者也卜其後之式承

中憲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備道長沙周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克開字乾三先世自豐城徙長沙明末張獻忠破長沙脅降諸生周繼聖至斷腕不屈者君五世祖也其四世孫宣智中乾隆甲子科舉人爲溆浦教諭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爲贈中憲之長子少有盛才後父一科而爲舉人乾隆十九年以明通榜引見發甘肅以知縣用授隴西知縣調寧朔寧夏之田竝河爲渠歲得河新水則腴得湖山宿水則謙且瘠故渠有引河之闢又

有洩宿水入河石竇民謂之暗洞君在寧朔值唐鐸渠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從他吏建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便寧夏之引河君念暗洞廢則寧朔水無所洩夏秋水盛民且溺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爲之乃取故渠廢闢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立又嘗爲寧夏治唐延漢來及大清三渠皆前吏治之無功者君受檄相度或濬或徙至今民賴其利君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父喪去官服終爲姚州知州擢都勻府知府調貴陽府在都勻時嘗從巡撫與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

民爲逆獲其首從鞠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不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案修復風峪口隄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寧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至太原民亦德之於隄上作周公祠云擢吉南贛寧道署布政使事以王錫侯書案被罪然高宗素知君賢吏也乃發江南以同知用值駕南巡君以署江寧府見上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又調杭嘉湖海防道值改建海岸石塘君蒞其工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

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徒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得止君督視勞甚致疾然猶不懈在任年餘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一君生平所莅官皆有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以私錢興書院而性尤廉其授糧道盡革舊徵之濫而身與上官約不取一錢之賄上官故移之海防也沒後家無餘貲娶張恭人先卒生子有聲乾隆六十年進士貴州大定府知府次有度早殤女三側室童氏生子有蕃國學生女一有蕃年未三十而卒君與張恭人合葬本邑河西鄉蘊玉山嘉慶十年有聲將復治其墓桐城姚鼐銘之銘曰

矯立其義惟堅以毅惡恤子忌奮襄民事辨害與利河濡海澨方略載備衆曰君恃生爲良吏没而民祀貽庶厥裔銘告于禩

中議大夫兩廣鹽運使司鹽運使蕭山陳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三辰字北樞先世居義烏自義烏遷山陰之臨浦鎮鎮去蕭山城二十里居者多貫籍蕭山故公六世祖至公皆稱蕭山人曾祖嚴州府教授贈奉直大夫諱正治祖縣學生諱常敬考金壇縣知縣諱逢霖祖考皆贈中議大夫公少爲蕭山縣學生援例爲安徽縣丞升鳳

陽縣知縣以獲鄰州巨盜升府同知借補亳州知州亳州巨州也訟者日進狀數十公得其狀卽訊卽判逾月訟者稀半年則鮮矣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民王立山爲亂距亳州百餘里公聞卽募鄉勇得千餘人練習之河南官兵爲立山所敗公度立山必至設伏路左右而自待於城外立山入亳州境見無備易之趨城忽見兵駭而戰伏起蹙之衆遂潰生禽立山其年安徽大饑上官令亳州設兩粥廠以賑公計一州兩廠何足贍饑者自增三廠分設境內又收民棄男女者集於佛寺令一老嫗撫孩幼十如此數十處身時周巡其間計其費上

官發銀曾不及半移用以濟之人謂如此終必以虧庫銀獲罪矣公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當公禽王立山時大學士文勤公書麟方爲安徽巡撫至亳巡其戰處太息曰君將材也及覩賑民增廠愈賢之令藩司盡補公所費公以無累世以此益稱文勤爲知人也而總督不喜公奏禽立山事不敘公績

純皇帝見奏以

理勢隱度知公之賢卽令引見加直隸州公旋知泗州時書文勤爲總督保升知府引見授常德府知府調長沙府會征鎮筸苗亂公總理糧餉隨戰於平壠大捷加道銜嘉慶四年擢廣西右江道屢署布政使按察

使十一年大計卓異十四年擢兩廣鹽運使公才高識遠遇事陳說慷慨屢署兩司勞於吏事及授運使事逸而衆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請辭職以去仕安徽時買宅江寧城內及謝官歸江寧令諸子出仕自穿池種花竹時會故人君一日謂姚鼐曰吾死君當爲吾銘墓卒前一夕召客飲酒劇談夜端坐而卒爲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去官三年矣年七十有七先娶孫夫人生一女卒繼娶方夫人生四子一女子候補知縣星珠府通判星華布政司庫大使星軫布政司經歷星景側室王氏生一子未入流星德以嘉慶十年某月日葬

姚鼐銘之銘曰

仁及於民法可遠施功著於時中蓄餘才任於繁勞去彼膏脂惟以明智蹈夷遠巖清曠江城終以懌怡

奉政大夫順天府南路同知歸安沈君墓誌銘序并

君諱錦字中甫歸安沈氏自宋元有聞人矣君之高祖鉞貢生贈湖南按察使以德祀於鄉賢祠曾祖慶曾康熙庚辰科進士四川會理州知州祖世杓康熙甲午科副榜江西崇義知縣父麟炳增生祖父兩世皆以君貴贈奉直大夫薊州知州君少以文名以庠生中乾隆己亥恩科浙江鄉試以舉人直四庫書館敘勞以知縣

分發直隸、授蠡縣長垣知縣、嘉慶三年大計舉、卓異擢
薊州知州、旋病、後痊引見、以文上命往陝甘以知州
用、時直隸總督知君賢、習直隸事、奏留於直隸、補安州
知州、州數遭水患、有田畝久沒水者、賦額猶存、君履視
知其病、固請於上官、奏除之、嘉慶十年、擢順天府南路
同知、南路所轄七州縣、民俗悍而健訟、君恩威兼施、能
燭其姦竇、俗爲之戢、又兼署治中、府尹每倚君以治事、
畿輔殷繁、君明習於事而敢任之、勞憊益甚、嘉慶十四
年、君六十有七矣、遂堅以病辭任、君仕終始在直隸、直
隸民佩其德者甚多、其尤著者、始署大名縣、值段文京

亂後、捕餘黨、安良善、最有鎮定之功、在蠡縣、潞龍河漲
欲決隄矣、君盡力護之、身立風雨、隄竟以固、以艱去、蠡
民泣送者塞路、過清苑、忽有數十人素衣來拜送者、問
之、皆君在省讞獄所平反人也、藁城嘗被災、吏散賑不
善、飢民怒噪、欲死其令、省中或議以兵往、君謂必不可、
自請單騎往、諭散其衆、入城、摘令印、坐廳事、決胥吏數
人、定其賑事、一縣遂以帖然、君之謝病也、其三子惇厚
方知雄縣、乃赴其官舍、其次年四月晦、卽卒於雄縣、年
六十有八、夫人長興朱氏、爲歲貢生贈奉政大夫、兗州
府同知謙鏊女、溫惠賢孝、君少而爲客四方、壯而在官、

而卒不以家事累其心者夫人力也。誥封宜人。嘉慶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宜人卒。年六十有九。生子四。長育。乾隆乙卯科順天副榜。杭州府訓導。次敦彝。兗州府運河同知。次敦厚。雄縣知縣。次敦典。嘉慶戊辰恩科舉人。女二。長壻嘉慶辛未科進士庶吉士吳縣戴葆瑩。次壻候選主事青浦徐光燁。孫八人。以嘉慶

日合祔於

山銘曰

沈族武康。蹶興南朝。誕暨今時。播聞益昭。君始文士。起膺吏事。功載紀能。庶民懷懿。輔於畿南。劇殷是堪。歛翮退飛。不究所覃。莘莘賢子。繼爲國才。懷槩操符。駢秀聯

瑰亦有魚軒。內修其德。同祔嘉壤。貽麻千億。

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南昌縣儒學教諭鄱陽胡

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祚安。字紹遠。其先世居婺源。有胡學爲唐散騎常侍。學之後十餘世。遷居樂平。又數世。遷鄱陽琳橋里。當明季。有諸生居晉。君之曾祖也。君祖諱文炤。入國朝爲居士。考諱世高。以君仕時。贈修職郎。以孫克家貴。累贈中憲大夫。惠潮嘉兵備道。君之妣曰詹恭人。生二子。伯常及君。而殞。繼妣徐恭人。生子濟民。贈中憲。暮年得風痺病。臥起待人扶掖。君時尙幼。入塾讀書。稍閒歸侍。

疾左右甚得其宜勤苦無倦色見者爲悲之及旣孤兄弟相依力學奉母其季弟尤聰慧君自課之誦讀愛友甚至而季弟竟以羸喪其時徐恭人有喪明疾又遭愛子之殞不勝其痛君承事婉至苟可以慰親者竭盡其力無勞與難於是以已中子爲季弟後自是數十年奉侍安養徐恭人以終君篤學工力爲文旣冠爲鄱陽學生中乾隆二十一年江西鄉試屢試禮部不第卒乃授南昌縣教諭君平生爲已及語人皆以敦行爲先而後及於文藝及爲師儒之官尤以是爲訓從遊聞其言者多有動焉當四庫全書館之開朝廷蒐求祕書而因

有以藏違禁書相告訐者亦有本非違逆而姦人以妄詆所怨牽致官所人心惶惑君承上官檄主其事乃開示條目分別應呈繳毀與否人遵其教數旬而畢無被罪者衆以謚寧南昌有爲匿名書謗豫章山長張之衡其山長意疑爲某兩生也告巡撫褫兩生攝罪之君知其枉辯於上官未許君執之益力兩生卒賴以全君遇事能別白是非又堅定有守雖職卑所及不廣而所用意有足稱矣君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年五十三娶童夫人生子四長國子監生克恭次廩貢生候選訓導克勳次乾隆庚子恩科進士今安徽巡撫兼提督軍

務克家君所命為季弟後者也。次候選知州克健孫五曾孫一君始亡浮屠於里。今獲卜兆於 縣 山之原。嘉慶二十年 月 日遷窆。於是桐城姚鼐為之銘曰：有懿修士，操始孝弟，婉愉在室，祥被門外，以儒為官，亦正厥誼，載施未閔，餘慶斯大，繩繩後賢，卜茲松隧，迺鞏幽藏，降嘏百世。

實心藏銘 并序

實心藏者，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軍務桐城汪公之生壙也。公自言平生惟矢心去妄而存實焉。此念無間於終身故以名其壙。且著說以示子孫，以謂歿且不棄實心。

屠人不生壙銘
孝三年同

況生者乎。又以說寄同里姚鼐使為之壙銘。鼐謹案公名志伊字稼門，以乾隆八年正月 日生，年二十九。

中乾隆辛卯 恩科舉人。其歷官為靈石知縣、霍州知

州、鎮江、蘇州知府、蘇淞糧道、江南按察使、甘肅浙江布政使、福建江蘇巡撫、工部尚書、湖廣浙閩總督。其政績之美甚眾，而其尤著者，山西有孟木成者，為人誣以殺死張光裕，一省之官皆定為情實矣。公驗其兇刀甚小，與傷痕不合，所序情節甚乖舛，執以為誣。欽差至，猶頗以翻眾案為難也。公辨之，詞證明而義堅正。木成卒得生，公名由是大起。東南之漕為天下至重，公為糧道。

及浙藩尤能清理之使輸者不困而官運充自昔江漢
 汎溢沈浸民田或數十年且數百里公督湖廣時奏請
 建閘濬河而建立隄工親往督視用財實而工鞏至今
 為利其察江盜尤嚴密法當而令行及在閩治海盜事
 皆整辦江海行者靡弗頌焉其自勵訓士及誨其家子
 弟一皆出於儒者之正義而歸於實心則公所自得之
 要也是藏成於嘉慶二十年公年七十三矣鼎謂古人
 多以垂暮之年復大建勳業若漢趙營平宋文潞公皆
 以八九十而更有事功載於史傳今公雖逾七十而精
 神尚健足為國任前日之事可書後日之業吾不能

更作德頌之語
 意足為文之累

紀然惟一以實心之道成之則事雖未見理則可明大
 人君子之道一於誠而已以是作公藏豫銘可也公會

祖諱 祖諱 考諱 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

妣皆贈夫人公夫人姚氏先卒已別葬子 孫

銘曰

國政巍崇寢食之細悉以誠將一言可蔽猗惟汪公名
 德重臣塞淵其心自矢畢身其行未央焯其已見銘告
 千禩為士林勸

惜抱軒文集十

記

晉鎮南大將軍于湖甘敬侯墓重修記

晉丹楊甘于湖敬侯卓初起有平石冰陳敏之功逮元
帝太興中屢著勞績封于湖侯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
假節鎮襄陽有惠政於襄陽及王敦稱兵爲亂侯露檄
致討聲動京師事皆詳於晉書本傳當王敦逆志方盛
下據石頭兵勢旣振矣然止於殺周顗戴淵而退終未
及篡代者畏侯據其上流其露檄遠近足以警其氣也
然則侯雖被害於敦不獲以功名終然固可謂大有造

於王室矣。其喪後歸葬丹楊。迄隋滅陳，廢丹楊縣，析丹楊北境入江寧。故侯墓今在江寧界，人呼其地曰甘墓。岡甘氏居其側者，尚有數百家云。皆甘侯後也。墓碑中失有鉏地者，得碑曰：梁州刺史甘府君墓，乃復辨之。然墓崩壞，屢修不固。嘉慶十六年，裔孫福字夢六出財修之。於墓門之前環巨石爲址，可以歷久不圯。乞余爲記。自余來江寧，欲尋晉室建平諸陵，及當時名賢墓隴，如李白所云衣冠成古邱者，皆漫無其迹矣。惟甘于湖敬侯及卞建興忠貞公墓，修整可瞻。良以兩公皆有子孫，恒依此土，時省飭以彰前列之賢，此固考古思德者所

爲深幸矣。而夢六追遠致恭之意，亦足稱也。嘉慶十六年四月 日桐城姚鼐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代

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席以祭，祭而徹之。後世學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爲學。自元明至 國朝，悉因其制，觀仰聖人，以啓學者效法之思，制異於先王而意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年，黃勉齋先生之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矣。恭維我 列聖御宇，以朱氏之學訓士，而勉齋朱子之高弟也。其守此郡，以朱

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撐江淮戎馬之間，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爲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爲善也。近時陽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會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代屢有損壞，脩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

久功弊，乃合官民計量出財而脩之。自嘉慶十三年月起工，至次年 月畢工，用銀一萬 千 百兩。自大 成殿外及門廡階砌及旁附祠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余幸當海宇清晏庠序大興之日，臨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道德渺不可追，惟近推 聖天子崇教之心，而遠循朱子勉齋之舊訓，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爲學，毋遷異說。至其修建興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重修境主廟記

龍谿水出羣山之中，衆谿交絡，匯而奔出龍眠之口，橫

嶂塞谿隘。是建境主之廟。唐中葉桐城丞張公孚卿有德政於茲邑。歲旱禱雨水大至。溺焉。縣人思而祀之。於此。謂之境主。自唐至今。廟或圯敝。民輒新之。豈非賢者之澤。垂留者遠。而愛慕者深哉。嘉慶十三年歲大水。潛霍山中蛟出。毀田廬。殺民人。患甚劇。而桐城獨免。民尤以謂張侯之庇我也。其祠有損壞者。眾出財脩而新之。是年秋末。余自江寧歸。往遊龍眠。策杖渡谿水。至公祠下。瞻新宇之既成。同眾仰戴公之無斃也。遂書為記云。

○萬松橋記

徽州之縣六。其民皆依山山谷為郵舍。山谷之水湍悍。易

插用筆也
溪

盛衰為行者患。故貴得石橋為固。以濟民。吾至徽州。觀其石梁之製。堅整異於安徽他郡。蓋由為之者多石工。習而善於其事故也。黟之東南有葉郵。郵北大溪。東流達休寧。漁亭以合新安江水。郵東西各有小溪。北流入於大溪。兩小溪上有石橋四。皆葉君廣芥一先人之所為也。而大溪曲當郵口。有萬松亭。亭側架木溪上為橋。曰萬松橋。時為大水決去。郵人病之。欲易石久矣。然其功巨不可就。乾隆五十三年夏。徽州蛟水發。葉郵之南山崩。地壞田廬。毀橋岸。其後數年。民脩田廬。既飭而山之崩壞未復。地脉虧敗。葉氏以為憂。羣出財脩之。眾舉

葉君掌其事，壘石培土山之形勢，不逾月而完。餘銀數千兩，眾喜。復請君董爲石橋於邨口。當昔蛟水之發，山隕一巨石於地，方三丈餘。葉君視其質堅而理直，取爲橋材。嘉慶七年九月橋成，長十二丈，廣丈六尺，高如其廣，仍名之曰萬松之橋。猶有餘石，與銀。葉君使工復爲石橋於其溪之上流，曰西開橋。而邨之左右舊橋，盡脩而新焉。當蛟起之年，余適在歙，見被害者之遠且巨，甚可傷痛。今葉公爲橋，乃反因其隕石之力，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豈非智乎？余嘉葉邨之族，不吝財以營公事，而又得葉君之誠篤而明智，善任其事以督之，故衆工無

曰移方移如注似
類

不舉，是皆足書也。嘉慶六年八月桐城姚鼐記。

節孝堂記

國家於女子節孝著聞者，有旌揚之典，有列女之祠，所以表章潛德，風勵閨闈者，蓋至矣。然天下賢女，秉節守道，或實可貴，而於旌表之例，有不合，抑或身亡無後，及有後而衰困穉弱，不能舉報，其爲懿美，吏不能知，若是者，亦有之。是以江寧孫生金相作節孝備考錄，以廣旌典所未及者，其書夙爲節使守土諸賢所稱善矣。惜孫生蒐舉未已，而身泯喪。江寧士大夫皆欲依其法，考詢而增益之。郡中故有恤嫠公局，今司其局者，就其堂爲

錄中節孝祀所地狹不能人立一位乃合作一神牌而列書之春秋得展禮焉名其堂曰節孝之堂其續有稱舉可徵者同人爲核實再刻續編而後書之以防遺濫余登其堂嘉諸君之誼輒書以爲之記云嘉慶十一年五月五日桐城姚鼐記

寧國府重脩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

未至其地不爲作記
古人難之歎此言
知勝王向言力之
和

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陀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頽敝命工飭之旣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

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遊故崇正書院記

江寧城西倚山。古因其勢作石頭城。今古城盡變而石頭之一面不改也。石頭城內清涼山巔有翠微亭。南唐暑風亭址也。亭下稍西有僧寺。南唐所爲清涼寺也。寺之左。明戶部尙書耿定向爲御史督南畿學時。建正誼

書院於此。迄張江陵柄國毀書院。江寧諸生改爲祠以祀定向。至國朝祠亦頽敝矣。今釋展西居之。飭脩其祠宇具完。因建前後屋以奉佛居僧。而俗猶因故名呼曰崇正書院。其前有竹軒。窈然幽靜。可以忘暑。後依山作小室丈許。啓窗西向。則萬樹交翳。樹隙大江橫帶。明滅其間。爲登覽之勝。余來江寧。每裴裒翠微亭畔。四望曠逸。輒回憇其室。展西亦喜客來。具茗食相對。今年余與太倉金麓邨錢塘葉心畹。至者再矣。展西欲余有紀。因書以遺。後來遊者。俾有考焉。嘉慶十三年三月晦日

記

廿九早堂臨

甘氏享堂記

先王之禮。墓藏而廟祭。戰國乃有祭於墀間。至漢時而有塚舍。蓋原涉以塚舍著名於哀平王莽之世。夫有祭則當有舍。原涉特以舍之僭侈逾於常人耳。計當時塚之有舍。非第涉也。至東漢而謁墓之禮。上自天子。下徧於士大夫之家。此後世因俗制宜。使先王復生。必以爲不可廢也。江寧甘夢六福爲晉甘敬侯之裔。嘗修敬侯之墓。余爲之記矣。茲爲其先君葬江寧南靈母山之東。北去城五六十里。歲時省墓祭祀。無所託居。乃買田建享堂六間於墓麓之前。復以請余。余聞夢六之先君子。生有孝行。而夢六繼之。敬共於墓祀。自遠祖及近。皆有稱焉。此固君子所樂予也。因爲述古今之異禮。而以當乎人心者爲貴。乃復爲之記云。

先宅記

戴先世自餘姚來桐城。始居麻溪南。至八世葵軒公居栗子岡南。十世芳麓公居城中天尺樓宅。先高祖端恪公居北門雁軒。曾祖居南門宅。曰樹德堂。麻溪南宅。今猶爲世寬公後人居之。栗子岡南宅。其宅與田今屬中翰公房。裕綸守其業。堂懸芳麓公爲禮部郎時。楹尙存焉。天尺樓宅。至職方公。令八房分居。是宅以遺幼子。故

奇事

至今爲第八房竹塢公後人居之天尺樓者其門樓名也宅最後居樓五間鐵松中丞截居樓爲職方公支祠乃與天尺樓宅隔分當芳麓公之世有鐵釜釜容四斗許今在祠空飛來其聲薨薨甑內蒸杭猶熱釜容四斗許今在祠樓上雁軒者端恪公買北門倪氏宅也自天尺樓宅徙居之後五房分居其宅亦以遺幼子故爲第五房朝邑公後居再世售於潘氏潘氏毀折雁軒而別構焉先曾祖羅田公自雁軒徙入樹德堂居四十年鼐生於樹德堂八歲時宅售於張氏伯父太史公與先贈大夫乃徙北門口之宅曰初復堂今七十年矣宅少人衆不能容

必有徙鼐因修譜併記先世宅於此以爲後人考信焉
嘉慶戊辰臘月朔鼐記

朱海愚運使家人圖記

右圖一卷凡六人偉丈夫据盤石正坐長髯下垂者朱海愚運使公也衣藍簪桂憑檻坐若有言者夫人梁氏也左侍兩少年立稍前者公之長子字白泉者也後立手執蘭藥進者公次子字蒼巖者也姆抱小兒帶銀環倚檻右立者公孫奕勳也乾隆四十三年運使公年五十在揚州兩子未仕甫得一孫使工畫其家人相聚之像如此鼐於乾隆十七年入都與公相知公時尙無子

也其後公仕蜀中余仕京師相隔數年公返乃復得見公守泰安余解官至泰安歲暮風雪同登泰山夜觀日出公自爲之圖及公至揚州邀余主揚州書院於是相聚者兩年公旋病歸京師遂沒於京師至今日余不見公三十四年矣而復展對公像爲之隕涕公夫人已前沒次子蒼崕當得太守而亦病沒惟白泉再爲江南觀察與余相見最久爲出此圖其時白泉子奕勳爲山東黃縣令有聲圖中之銀環兒也白泉復有三子二孫蒼巖亦有子二人孫四人皆生於作圖後者家祚方盛可慰公地下余獨追感今昔閱六十年有如旦暮耄昏僅

存愴思冥漠因書爲圖記云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桐城姚鼐記

種松堂記

乾隆時官保方敏恪公總督直隸居保定日念贈光祿中翰公塋兆未定乃作白首歸來種萬松之圖自題詩其上欲以身依先壟極悲思慕願之意云其後贈光祿葬句容之葆山種松蓋不啻萬及公薨亦歸葬葆山之東麓蓋公生未遂依壟之志而藏體於斯固亦可以安公之靈矣又其後今南耦尙書以母吳太夫人亡葬之葆山西麓蓋去官保公作圖時五十餘年矣而長松茂

蔭蓋蔽巖嶂，陰映雲霄，十餘里外，望之蔚然，知爲方氏阡也。乃作堂以爲墓舍，遵宮保之遺意，名曰種松之堂。夫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今尙書將以功名繼宮保之後，爲國楨幹，而丙舍之護蔭於茲日，久日益然，則睹喬木之盛而發世臣之思者，其斯堂也歟。嘉慶十九年七月晦，姚鼐記。

○ 餘霞閣記

江寧城西四松庵，僧彌朗居也。庵後倚山，有軒南向，本民居。衆買其地歸於庵，方葆巖尙書嘗邀余登之，喜其崇敞而惜其荒穢也。嘉慶十八年冬，陶熙卿暨其從子

子靜樂庵居之，靜乃出財，飭其敝壤，種卉木，治石磴，作室爲陶氏讀書之所。又於軒後爲閣三間，西向臨江，盡收江南北之山於楹內，觀於夕陽時尤宜，俾余名之，乃取謝朓詩語以表其美。且著閣所由始焉。嘉慶十九年二月，桐城姚鼐題并記。

祭文

祭方葆巖文

嗚呼！世有俊民，爲時而出，宜壽以康，盡其才實，竟奪以殞。天胡弗卹，惟昔恪敏，績佐高宗，公孤髫年，已有父風，占奏有儀，見於帝宮，弱冠授官，旋復登第。

密勿禁闈、決事靡滯、出從戎旃、遠踰西裔、躋陟崑崙、雪霜所閉、裁奏瓊幄、招戎馬躡、旁行書來、受爲吾隸、屢以其賢見知、先帝、今皇親政、方面遂膺、疲羸

是撫亂略、是懲汙、至清夷、治効益登、建牙樹纛、滄海南、憑鯨波、颺風談笑、載乘萬里、臺灣如涉溝塍、內治外攘、惠洽威稜、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母老子遙、陳辭內告、

帝愍其忱、朝請夕報、奉母金陵、寒暄蒞筆、出入里閭、書生矜帽、抑抑其心、恂恂其貌、惟太夫人既終其壽、

天子賜慰、命官奠酌、公營壤兆、積勞在疚、嗚呼、逮今、面鰲身瘦、邁疾遂深、不可療救、帝待公出作蕃

弟望志公清
不典

作相民望、公來雨膏保障、公亦自期、終吾喪葬、日月猶長、庶竭忠亮、年未六十、云胡泯喪、要經未除、淚容屬纊、公今往矣、海內同惜、况在親舊、嘗從朝夕、樽酒言笑、翰墨間作、鳳儀儼在、晒思疇昔、茹悲陳詞、酌茲奠幣、同豐

惜抱軒法帖題跋一

晉武帝書釋文

省啟知免下頃訪具云揚州章或寒或辛頊可可者比當擬

之動靜更啟也數遣信還

閣帖有晉武帝書有東晉武帝書大觀帖併後於前

皆作武帝炎書吾謂當併前於後皆孝武帝昌明書

西晉之與東晉字體大異法帖西晉人書之真者惟

索靖衛瓘其體可見若省啟兩帖皆右軍後字體取

省啟帖似與尚書吏部或令僕者免下言免直內省

下歸也章頊蓋人姓名言其人粗可當擬用之草書

本難審正。略以文義推猶可通。至人姓名則尤難定。惟存疑耳。其後一帖云。卿前云宐。卿譙王。參之於衆。云公書卿私書君。按孝武時爲譙王者。司馬恬之。乃譙王遜之曾孫。以家人禮論之。於簡文帝爲袒免兄弟。故孝武有私書君之稱。亦可爲尊禮矣。王虛舟執譙王遜。斷爲西晉武帝之書。不知譙王襲爵之最長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二十二歲卽位。其未爲帝時爲郎邪王。而此書稱卒死罪死罪。古人書用死罪字。乃臣民之禮。哀帝於王悅病時與府主啟耳。其人偶與哀帝同名。遂傳誤云哀帝書也。

漢張芝書釋文

爲王時不當於人有此稱。吾疑此是王丞相之屬吏於王悅病時與府主啟耳。其人偶與哀帝同名。遂傳誤云哀帝書也。

當思更就理

不辨辨字讀辨何理之理讀賴此當自爲一帖

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蕭索。祖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

左軍彌若誤聽故也。其書雖曰不見成歐悉書云見。一凡漢人草書止有章草之體。趙壹非草書所謂史書相與猶謂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故伯英號爲惛惛不暇草書。此正如趙壹之所譏也。至晉漸趨疾速乃有二王之體。與崔張之體全別。亦猶晉真書之非漢隸體矣。王著都不辨此。妄列崔張之書誠爲大謬。而米元章執知汝殊愁等帖爲張長史則亦非也。惟姜白石斷爲子敬書斯爲精識矣。

知汝殊愁至就理爲一帖。一昨下至末爲一帖。吾疑皆子敬與王珣者也。冠軍當是王氏羣從子敬帖中屢見而不可考爲誰。王氏喜講佛經。世說載法護僧彌共於宅講阿毗曇心經。此帖言講竟不竟卽其類言。講竟不得終盡爲可恨事。欲珣之還當更經理之。後帖以東亭常居吳。故問其遊虎邱。祖希者張玄之字。代子敬爲吳興郡者。又與珣珉交善也。子敬作此書似甫解吳興之任而未發。故與祖希時面。由吳興入都必過吳。故云還復共集散也。左軍卽謂凝之。彌若誤聽。殆嫌其信米道之妄說乎。此帖真本在宋祕府。謂之冠軍帖。故淳化之誤。得大觀改之處字之分。

斷耳字之截短前人已辨之矣若誤聽誤字上口兩筆摹爲一筆則不復可讀大觀改正尤爲善也

唐太宗作晉書王羲之傳論固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矣意其後復命購求遂有人以子敬書託名伯英以獻之當時廷臣亦不知漢人但作章艸無二王草書之體第賂其筆勢驚絕不敢云非張書耳唐藝文所云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爲印是也然固不若其晉書御論之爲確矣自是唐人率沿其誤張懷瓘云伯英變子玉之體爲今草書者卽指知汝殊愁等帖言也唐人相傳有緒至宋以入閣帖絕不

知爲大令書矣此非盡王著之過也米元章疑爲張長史書殆非定論長史固有筆力然止是塵埃之雄俊此大令書如化人飛行空中長史何由望及哉宋人固云元章論書最不足憑誠然矣近王虛舟附南宮之謬見於知汝殊愁帖肆爲醜詆頗近妄矣

王洽書釋文

洽白旨告承問洽故爾爾冀比復敘還白不具王洽再拜

晉人每以特遣爲旨消息爲問旨告者言遣人來告因承得其消息之問也中領軍早亡而於丞相子中

名最高其後裔最盛王儀同遂誇其書與右軍竝王
虛舟不悟其爲子孫之侈詞乃云領軍格韻在大令
上寧非謬乎

王珉書釋文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殆已上未更近問懸情不適比可
不吾羸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今欲出耳吾此月急盡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
剋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
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手報

晉宋之制尚書臺官攜家居省中下舍在臺城之內

此小令已下直居下舍時書也欲出者欲出城遊也
請急得至廿四故是日可送王濟因其遊耳解卽廡
字劉昭後漢百官志注有公解府椽語下廡卽下舍
又言下省言在下廡待其來邀亦或已臨出遣報邀
彼光當是僧名晉人率稱僧曰某公若此光公殆肉
食僧乎觀小令此帖足覘太元之時士大夫風氣之
倣也

王廙書

廙表有鄭夫人乃爾委頓哀亡愍存語鄭夫人卽簡
文帝母也簡文爲郎邪王時乃卒意夫人始有所育

幼稚而亡者故曰哀亡愍存耳

釋文

七月十三日告籍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具月行復半
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嫂何如汝所
患遂善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鴻
瘡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白發與別惘惘不可
言今遣使來北及書不具自護欲得消息廩疏

籍之蓋卽逸少之兄此卽與逸少弟兄書也逸少父
曠爲淮南太守旣亡蓋其兄弟猶奉母住江北而廩
先從元帝渡江故遣使來北也阿母者夏侯氏元帝

之從母王正之妻鴻不知爲何人小名或卽逸少乎
此是世將家書而正作章草則逸少之前未嘗有作
今草者可決也

衛瓘書釋文

故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相懷在外累年
始爾得還情甚踊躍旦至三十里上須節度明日乃入
奉說欣承福祚日白不具瓘惶恐死罪死罪

首一字左筆微出監外然是故字釋作頓者非也奉
說者意其州故刺史遣人候之無書但有言說耳

庚翼書

按此啟列從事中郎庾翼參軍事劉遐銜則正是府吏矣而首云故吏者或府主已遷職而未去或稚恭自改官未及行也又此劉遐當是南陽之劉遐其子暢卽王右軍女婿見世說品藻注內若晉書有傳之劉遐乃廣平易陽人武夫非稚恭之同類又其年輩乃大前於稚恭王虛舟引以證此帖誤矣

王僧虔書

六朝於石頭城西秦淮將入江處夾岸置兵壘謝康樂撰征賦所云次石頭之雙岸也此是要地故儀同啟云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臣豈敢於外下意也此二帖當是儀同作丹楊尹時所啟二岸乃所治境而統內故有新舊米也若寶章集一帖爲太子舍人求江郢小郡則是爲吏部尙書或僕射之啟尙在宋代未爲齊臣早年之書也

陳遼書

古今人同姓名者多矣此陳遼自陳朝之人意有唐人舊題名陳朝陳遼以別於晉之陳林道而淳化帖因之也宣和書譜言遼草字飄發不滯有羲獻之風林道乃右軍同時人也安得云有羲獻之風是亦知爲獻之之後人非晉陳林道矣王著編次法帖舛誤

固多矣。獨此吾謂其不誤。而駁之者誤耳。
褚遂良書

潭府帖末云報薛八侍中。黃長睿推尋河南貶潭州時。無薛姓爲侍中者。疑此帖之僞。吾謂不然。唐人於官職最多俗稱。且以侍中爲宰相者。唐制也。古止是內省近職。其時薛元超爲黃門侍郎。略同古侍中之任。當時俗卽呼爲侍中。較唐人他俗稱尙爲有理。此帖與元超書耳。其字古勁有韻。何嘗不佳。乃王虛舟因長睿之疑。至詆其書爲惡道。殆如列子所云竊鈇之疑耶。

柳公權書

按北齊文宣后李氏。其子紹德。至閤不見。慍曰。姊姊腹大。稱母曰姊姊者。北俗也。誠懸伏審姊姊帖。稱母如此。猶唐文皇與太子詔曰哥哥。勅以父曰哥哥。亦北俗則然耳。

僧智果書

此帖本當以時代次其前後。書字大小亦非不倫。傳久斷損。裝者亂其先後之次。遇缺字亦妄補之。遂有大小之形相懸者。又於曹喜鍾繇評末橫加耶字。文理都不可通。世傳此帖。便謂其本文如此。而以大小

字雜書者謂之僧體。是使梁武帝智果舉受其誣矣。馮斑謂字法古勁，得魏晉之遺意者是也。而猶疑行閒忽縱筆爲僧氣，未除者非也。

今世傳梁武帝袁昂書評，恐非真，只用此帖僞作之耳。然智果書本應有武帝袁昂兩評，故有一人而評語乃兩見也。但遭雜亂，不能劃分爲誰語耳。王儀同卽王僧虔也。一評優之，一評抑之。其書已載淳化帖內者，及曹喜、梁鵠、邯鄲淳、師宜官，詳見四體書勢者，俱勿論。其未載而名不甚著者，今考之。殷均、梁書有傳，作殷鈞，乃梁武帝女壻也。徐淮南者，徐爰子希秀，爲淮南太守，閑篆隸，見爰傳及梁書。王志傳、李鎮東當是李安民，鎮東其贈官。然齊書傳內未載其善書。范懷約見梁書，張率傳、率撰婦人事，使善書人范懷約爲抄之。至吳、施、柳、產、程、曠、平、李、巖之四人，皆無考。又如經論道士書之曹喜，當非漢之扶風曹喜，此亦不知爲何許人也。

爲淮南太守，閑篆隸，見爰傳及梁書。王志傳、李鎮東當是李安民，鎮東其贈官。然齊書傳內未載其善書。范懷約見梁書，張率傳、率撰婦人事，使善書人范懷約爲抄之。至吳、施、柳、產、程、曠、平、李、巖之四人，皆無考。又如經論道士書之曹喜，當非漢之扶風曹喜，此亦不知爲何許人也。

惜抱軒法帖題跋二

王羲之書

晉時有左右前後四將軍，係因漢魏之舊尊職也。稱爲重號將軍，又有左右前後軍四將軍，宿衛之職。每以武人居之，非尊職也。逸少之官乃右將軍，其官有軍府，當辟召僚屬。故逸少辟孫興公爲長史，孫承公爲司馬，帶是官號而居會稽。若右軍將軍，不得有辟召之事，亦不得居外矣。唐修晉書於王羲之及荀羨、桓伊傳，皆誤云爲右軍將軍，實皆右將軍也。又咸和五年，召郭默入而默不願入宿衛，遂作亂殺劉允。此

則正是召爲右軍將軍。郭默傳內不誤。而成帝紀誤書云右將軍。不知此皆後之校書者不詳審而誤損益其字耶。抑貞觀執筆諸賢已不達南朝官制而本誤書耶。又晉中興書云羲之始由郎邪王友出爲臨川太守。故胡之稱曰我家臨川。此載在世說注。而今晉書不云爲臨川。而云爲江州刺史。按康穆之世江州最爲重任。庾冰兄弟居之。皆帶都督。逸少雖賢。豈早畀爲方伯。且其志辭重任後。乃勉處會稽。若江州則任重於會稽矣。吾疑此亦傳之誤耳。始爲江州後處會稽者。逸少子凝之則然。豈逸少亦然哉。當孝武太元之時。無意中原。江州刺史蓋不帶都督矣。故以授凝之耳。

淳化帖逸少書三卷。其末一卷最善。陶南邨輟耕錄載劉跂暇日記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模勒上石。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中所有增作十卷爲板本。竊按此說人多疑之。謂宋旣刻一帖。當十卷一類。豈應以南唐石本雜之。吾今觀此八卷。謂劉跂之言信也。淳化帖題法帖第六下云王羲之一。法帖第七下云王羲之二。獨此卷上無第八字。下云晉王羲之而無三字。其爲湊合之迹甚著。

然則此卷乃本是南唐所摹。二徐諸賢所鑒。非王著之比。故偽迹。入蘇子瞻跋潭帖第八卷云。此逸少一卷尤妙。蓋亦不悟此卷原本南唐之刻。故尤妙也。兄靈柩垂至帖。

王彬傳載王敦平。有司奏彬及安成太守籍之除名。帝不許。吾謂籍之卽右軍兄也。王彬有諫敦之善。故官祿無替籍之非其倫。故旋徙之建安而死。謫徙之人。故不獲歸葬。逸少年五十九。升平五年卒。逆推王敦敗亡時。年二十二。遭其兄之徙。與隔絕。又三十年。則五十一歲。正在會稽時也。意是時乃乞其兄柩得

返葬焉。故有四月五日帖。言慈蔭幽絕。垂卅年。及此帖。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匆匆不知。堪臨終始不之語。蓋正欲解職會葬其兄。而恐不得耳。其得長風書帖。閣摹誤置鍾繇書內者。則云具日安厝。卽其情事。長畢。則是終不得送葬之恨。此數帖辭意相連。而王虛舟謂慈顏幽翳。此帖謂言其母。則大誤矣。

且極寒帖

古人爲人稱夫人者。謂其母也。此帖夫人復小歎。及前夫人遂善平康。第八卷又有尊夫人不和帖。皆以稱其母。非謂人妻也。

公與帖

府僚稱府主曰公。逸少初仕為庾亮參軍，然則此公其即亮乎？然則是帖為右軍早年之蹟。

釋文

適者十五日問清和為慰，復得南後問，不想二庾速至。云始與奴屯結，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王耆之，今晉書王廙傳內不載其名。世說新語注云：耆之字修載，荊州刺史廙子，仕中書郎、鄱陽太守。此帖正其在鄱陽時。右軍蓋與其兄胡之等書，故首舉其名也。鄱陽在金陵之南，故云得南後問。不又地與

永興相近，故憂其地有屯結。吾得拓本耆字，頗明而從來釋者多誤。此帖字殊妙，而虛舟譏為荒率，皆不可解也。

追尋傷悼帖

右軍長子玄之卒，此其時與人書。右軍壽止五十九，當與周撫書年垂耳順矣。猶云七兒一女，然則作此書之後，其存日無幾矣，真暮年蹟也。

釋文

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

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此自爲一帖

比大近不復服散當將賤屈也此藥爲益如君告

想小大皆佳帖當是與郗方回語意甚明而釋者多誤賓是郗超小名猶爾謂其疾未已也賢姊右軍夫人方回姊也言其嘔食苟不已則疾重可言矣當時語謂事重者曰可言二王帖中屢見之其比大下另一帖吾疑大卽王劭其小字大奴舉一字呼之耳晉人重寒食散右軍意亦然謂大不服散將視爲賤而屈之而不知其爲益也昔人釋爲陟厘大不可通吾舊疑爲賤屈及得古拓本屈字乃甚明此語氣似與

羣從非與郗也

釋文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冀或見之

右軍之從父兄弟修齡胡之也修載耆之也皆王廙子叔虎彪之也王彬子其從祖兄弟敬豫王恬也敬和王洽也敬倫王劭也其王悅早喪王薈年少不見右軍帖中皆丞相子此帖雜舉羣從太常卽彪之司州卽胡之領軍卽洽大奴卽劭劭小名大奴見世說爲吳內史故云還吳冀或見之當是右軍已解官時

蓋欲遊吳耶

釋文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晉書王廙傳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王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以疾辭未行卒按季龍死在永和五年此時殷浩執政雖有志中原然未得司州地焉有建刺史之理至十二年桓溫取洛陽修復五陵朝廷因孫興公遣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之議

司州置刺史當在此時矣故胡之請沈勁表云藩衛山陵明已得洛陽也右軍帖內有供給寥落或復是福語猶興公河洛邱虛函夏蕭條之慮是胡之雖有疾而亦誠畏往耳此書要當在於永和之末殆去會稽誓墓後乎公私之望無理字讀賴野蓋亦王氏子小名末題款所與書人之官猶快雪帖末題山陰張侯之類太宰武陵王晞也其府有從事中郎此王氏子始仕官也

釋文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

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薦，又加瘖，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薦，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二郗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歎。

得都下與謝光祿自是兩帖。大觀因後帖亦字，遂接爲一帖，非也。桓公至洛，是永和十二年事。二郗奄忽，其一不可知，其一當是郗曇，曇亡在升平五年，非一時事也。且前帖蔡公仁祖皆病未死，安得承之便云彫落乎。

釋文

知比得丹楊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發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具。

右軍帖所云丹楊者，蓋是王琨丞相之孫也。皆前後爲丹楊尹。所云丹楊，蓋是王琨丞相之孫也。皆前後爲丹楊尹。丹楊本以山多赤柳得名。六朝人書無作陽者。今史傳或從阜者，乃後人妄改耳。吾意丹陽之稱，蓋在陳世。以北朝楊氏旣盛，畏惡此字，不欲加之吾都，乃以楚邑之遠名，號揚州之近尹，暗避忌諱，非有明詔。故史傳不言其改更，而隨唐相承，率以楊爲陽，流俗人

習見或乃妄改古書正賴法帖辨之耳

釋文

太常故患胛灸愈

省心古體也

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比

表讓未知恕否未復司州旨告懸悚鄱陽歲使應有書

而未得

王彪之自太常為僕射此帖言其事是時胡之病故

未復得其旨告為懸悚也當時書於復得再得更得

率省得字人自解耳鄱陽耆之也歲終應有使來也

釋文

向亦得万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

剋昨發月末略必至未見勞參軍

勞上下有脫字

彪之傳今晉書云字叔武者避唐諱也其字叔虎見

世說注此殆其未就官時右軍以未見其至尚勞想

也末二字似亦是題款

釋文

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

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剋往

家欲剋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

足下今如似欲見今送

賢室帖當是在會稽與僚屬語令其告縣令為安石

供道路頓次也。所與豈卽向亦帖之參軍乎。張令殆
快雪帖之山陰張侯乎。末九字自當連後。致此四紙
飛白是另一帖也。

釋文

信云毅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
毅子菜萁也省草耳以爲舍子者非是

釋文

昨見君歡復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脅中云何一
善消息值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臨遲共
寫懷王羲之白

言消息養氣值周徧時則脅必愈矣世說謝安南清
令不如其弟注云謝氏譜奉弟聘字弘遠此必右軍
居會稽時故欲其邀山陰謝聘同來也吾疑前謝光
祿帖光祿於晉書無考恐非陽夏之謝亦山陰謝氏
耳右軍取人無南北之間惟其賢耳大令則門地見
重於南士寡交矣

足下家帖

世說王修齡在東山甚貧乏而不肯受陶胡奴米其
清節殊可貴疑此卽與胡之書也蓋右軍與胡之俱
家居未仕此帖是右軍早歲之書矣末耳字當在無

可將接下或護之下以筆長不便入摹遂移之於末甚不安也

龍保等七帖

閣帖此一卷內末七帖皆十七帖所有而字形之美惡文義之全缺皆大不逮十七帖世之嗤王著者若其爲大愚矣吾意十七帖恐後出於士大夫家淳化摹帖時祕閣蓋未嘗有此王侍書故未得見耳此帖所摹蓋唯取墨蹟而不取石刻當時所得臨摹墨迹之僞不如唐人石刻之真侍書不能盡辨而雜收則誠過矣若其時戰爭之定未久文物之出未廣而聞

見之所及有未周此固亦其理也

閣帖第六卷內有與十七帖同者四帖似勝此卷末之七帖或唐所摹真蹟當宋初固閒有存者非盡出臨倣之書耶惟第八卷內不雜入十七帖所有之書故吾疑八卷爲南唐所刻當時必以十七帖獨爲卷矣淳化時當以其爲舊刻非見墨迹故以殿右軍書末而不知所取之最善也

釋文

羲之死罪小大悉以來未惟不可懷未復臨海問懸情計賓倉行應至遲卞公還具承問姊極得散力以爲至

慰期等故爾耳因緣不多日義之死罪
此一帖乃與郗曇書曇為徐兗二州刺史右軍雖其
姊夫猶當修民敬故首云死罪時方回為臨海太守
故云不得臨海問也賓即郗超倉乃愔第二子融字
景山之小字見世說注內姊字多作一點自是晉人
作書隨意增減處耳以謂妹字者非也卞公當是忠
貞公之孫誕嗣為建興公故稱卞公

釋文

伏想清和土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為慰云所在荒
甚可憂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

否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為歎遲知問

永和七年桓溫有事中原使謝尚率軍次壽春此清
和帖似與溫幕僚所云想安西已至者即謂尚矣尚
不能緩懷張遇遇畔尚兵敗降號建威永和九年復
為安西將軍其冬都督豫揚江西諸軍卷內得安西
六日帖所云讓都督表必其時矣

釋文

鄉里人樂著縣戶今送其名可為領受
東晉時僑置北方諸郡其民居實分散難統如郎邪
郡僑置丹楊界內而右軍家乃在上虞故當時屢有

土斷之議。然北方大族以郡望自貴者。不從朝制。終不能強之。其餘庶賤。則願從土斷矣。此卷鄉里人樂著縣戶。當時有郎邪人樂就吳越縣籍者。右軍爲與令書也。

釋文

阮公今故爾可憂時放恕大事今令速言阿万脅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自必出惟須小佳鐵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復助且令得通

阮公帖當謂阮裕公字下筆借作今字上筆二至軍書往往有之時朝廷徵裕裕不至放恕者不責其就

官而令其陳奏大事乞言之義也。升平二年謝奕荀羨北伐。八月奕卒。以其弟万爲豫州刺史監軍。此帖所云計自必出也。晉時赴官者必有迎新之僚屬。從事已至者。必豫州迎新從事也。是時荀羨軍敗於山荏。鐵石求救。足下可助。令得通。似皆爲羨言之。謝万弟鐵字鐵石。此帖因言万故及其弟也。若東坡所云已將鐵石充逸少者。不知爲今法帖中之何帖。彼自是梁之殷鐵石。非此鐵石也。

釋文

如兄子書道嵩西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下勅令至并

與遠書也

草書有從籀篆來非從隸者如兄子帖嵩西之西從古文鹵籀文鹵來也當時住會稽者每謂京師爲西嵩遠當皆是王氏子之小名王虛舟乃以爲庾子嵩王弼遠玩其辭氣諒爲不然

奉黃甘帖

古人固呼使人爲信然愚意古亦本以書信爲信後乃通稱持書之人曰信耳漢書西域傳大宛國內有匈奴使持單于一信語謂書曰信亦何嘗非有耶虛舟執古謂使者曰信之一說因疑黃柑帖有船信字

爲非真豈其然哉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魯謂此說非是右軍此郡帖是甫莅任之詞若在會稽則正是王述居憂境內時何檢察之有況此書安知非右軍在臨川時與人書而必是會稽耶

惜抱軒法帖題跋二
王獻之書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云獻之年四十五太元十三年卒逆遼升平五年右軍亡時太令木十七歲然則世所云右軍題壁太令拭去更書之類皆妄造之言耳

惜抱軒法帖題跋二

王獻之書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云獻之年四十五太元十三年卒逆遼升平五年右軍亡時太令木十七歲然則世所云右軍題壁太令拭去更書之類皆妄造之言耳
自升平歷哀帝三年海西公八年及簡文之時而離婚尚主計子敬爾時年二十六七矣世說注云咸安中詔尚餘姚公主今晉書作新安愍公主新安蓋是改封

釋文

王獻之書
世說注云
咸安中詔尚餘姚公主
今晉書作新安愍公主
新安蓋是改封

相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撥一日臨坐目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於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寘處常恨況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濯流既已往負亦復何言獻之

此與故婦郗氏第二書後奉對帖乃第一書也勝風神理皆譽之之詞言祇此感深其餘常恨殆無復寘胷中矣此易所謂辭慙辭支也

釋文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此字上下有缺文比問慰情不足

可言此似與子姪

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下諸疾患乃爾焦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嫂即平安耳貞壽不成病不此亦是與兄子書

鵞還慰姊意今已當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當復憂懸此是與姊書

婢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即差秀已還也此又似與兄子

諸女無白事懸心阮新婦何日至慰姊目下此又與姊

右字皆大小相等然實乃五帖也永嘉又見後適奉

帖及大令書閣帖誤以入右軍卷內之比二處帖此必大令兄也而不知爲誰逸少諸子惟渙之官位無考此或渙之耶右軍女劉暢之妻劉瑾之母此所云驚或是瑾乎

授衣帖

黃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官帖中亡其尾。孫按大觀帖於此帖尾增四行三十餘字然文理實於此書不相屬淳化截之未爲失也吾謂此是郗超亡時與郗愔之書當時重州將之禮方回雖大令之舅而嘗爲徐州刺史故稱曰使君首列死罪以民

敬禮爲重也方回父母大令外祖父母故言因授衣節至而哀慕又兼下慟其子也當謝幼度受任往淮上拒符堅之時郗超能料其不負委任淮淝之捷在太元九年計超亡亦略當其會矣郗愔傳言愔太元九年卒然則愔雖有小子死晚之發怒而固亦不旋踵而終矣非大令此書所云使君今地實難爲識者乎

奉別告帖

此帖末六字舊釋皆作行有佳酒便服今觀酒字必非末服字誠是矣然恐是筆誤當作行有佳頃便報

耳

姑比日帖

右軍郗夫人壽最高余初疑大令與諸兄書何以未嘗及母及閱告仲宗帖末云父姑告乃悟此帖所云姑及後卷近奉阿姑告卽母矣是當時俗稱猶北人之姊姊也

衛軍帖

衛軍當是王薈丞相之少子也僕射或是王劭或王彪之皆爲僕射皆可與子敬相接者也冠軍不知爲誰然必王氏羣從耳唐修晉書云薈卒贈衛軍此乃

是誤世說載謝車騎面呼薈衛軍豈得是贈官乎

鄱陽一門帖

右軍帖中之鄱陽王耆之也大令帖中之鄱陽當另一人耆之子上虞令隨之孫鎮之宏之俱見史其裔猶有人非如此帖言滅盡也

發吳興帖

此帖前五行一帖末有脫字後六行又一帖與兄子者而前兩行亦脫字不可讀晉書元四王傳載成帝以海西爲東海王後詔云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當時云晚生言最小子也帖言二女晚生皆佳然則大令

嘗生子矣而後失之耳

元度帖

元度時往來及後卷元度何來遲皆唐人臨右軍帖非子敬書首一字子敬兄諱也其字勢固不類晉人告仲宗帖

右軍七子長玄之早喪次凝之為左將軍江州刺史會稽內史知汝殊愁帖之左軍也次渙之此卷奉十二日帖之三兄當是也次肅之為諮議參軍卷內發吳興帖諮議十六日告是也次徽之黃門侍郎此告仲宗帖黃門隕背是也次操之官豫章太守最小者獻之獻之亡在徽之前徽之欲代其命而不得見世說注故告仲宗帖乃徽之亡時操之之書非大令書也又知非凝之等書者以其提行必是尊兄非以施於弟矣

釋文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攻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有即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胛痛可堪而以作書絕欲不可識

論二王書譬之論李杜之詩太白作五言詩固為妙

矣。然必至其歌行。瑰詭縱蕩。窮態極變。乃所以爲大家。而與杜竝也。大令草書。能變右軍之法。極其筆力。雄奇怪偉。超絕古今。此所以竝稱二王也。近王虛舟輩。評大令書。但取其清迥和雅。似右軍之書。至其狂草。變化無方。率加詆毀。此不可謂善論書矣。譬如讀太白集者。但取牛渚西江等製。而棄蜀道難遠別離諸篇。是尙爲能讀李詩者乎。此卷內桓江州及委曲前書等帖。及以子敬書誤入張芝。知汝殊愁帖。皆古今絕出之奇筆。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不可者。書品以大令草書列右軍上。雖未必至當。要非無理。米元章疑爲張長史書。已爲偏見。虛舟襲用其謬。而益甚之。豈千古之目盡可掩耶。

桓嗣桓沖子小字豹奴王混外生仕至江州刺史見世說注此卷內桓江州及豹奴帖皆當是其人矣

釋文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

足下小大佳不聞官前逼遣足下甚急想比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當有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

此是兩帖誤合爲一末耳字當本在前聚意下以筆長移之於後與右軍知足下家帖同

釋文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
 情不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遲旨問
 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
 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為復可冀非臧病
 耳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達於當年不復過此
 僕端坐將百日為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
 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謝太傅弟鐵字鐵石為永嘉太守見南史謝方明傳

又石字石奴晉書有傳此帖與鐵石共書似是指兩
 人范弘之謂謝石紈綺盡於伎妾財用靡於絲桐想
 見其快作樂達於當年矣前帖冀非臧病藏字省草
 言祇是支體之病非關五藏耳

元度何來遲帖

此帖十三行竝錯亂不可讀或本右軍數殘帖唐人
 湊合臨之或臨本全文至宋缺亂皆不可知要非大
 令語非大令書也

釋文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

轉欲書疏方不可已唯絕歎於人理耳
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

委曲前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悉何如

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
耳

慶等已至也鶯差不甚懸心直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
可言

凡二王帖無名者多係題後荅人書此五帖殆又是
題後荅卑幼語故辭尤簡筆尤縱也所舉多甥姪小
名惟道是王楨之見世說其餘竝不可知

八月十九日帖

此帖當是服石脂丸冀得力脂字右筆太簡速耳石
脂是治下利藥也

鶯羣帖

鶯羣帖昔賢多譏其偽吾謂帖誠偽而鶯字是大令
書蓋鶯乃大令甥小名後人得殘帖鶯字因湊是帖
耳

敬祖帖

桓沖子謙字敬祖卞範之亦字敬祖計其年皆可與
大令相值此帖所指不知為誰吾疑此亦是與故婦

郗氏書敬祖或卽所後適者乎嚴使君或謂曇或謂
愔皆嘗爲徐州刺史也

八民



